

磁州志

五帙

磁州志卷之十七

知州析津蔣 擢重訂

藝文^上

文以載道也亦所以紀事數千百年事不勝紀則文亦不勝傳而文之傳者絕少何耶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然則言取乎文而辭期於達本之理而錯綜以成章所謂文也充乎氣而條鬯以爲辭所謂達也前志藝文頗多理析氣充之作而明代以前著述寥寥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一

惜哉其不傳也因取藺相如傳竝輯廉頗傳以補之後有作者亦可想見文之所由傳也夫志藝文

漢文

藺相如傳

司馬遷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

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畱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

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畱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

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

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畱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

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而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

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跽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廉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後伐齊破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六

其一軍居二年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大破秦軍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王賜奢號爲馬服君趙奢於是與廉頗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

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衆遂降秦秦悉坑之明年秦兵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七

日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

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
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
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元文

采芹亭記

胡祇遼

州人元大
中大夫

皇朝內京師外府州縣鎮在在崇建廟學得區宇門庭形勝之美者惟滏陽爲最何以言之宅神靈則貴乎爽塏幽澗聚學者則宜於閒寂僻遠不雜闐闐塵囂則神安而道尊學者無耳目之紛亂則心定靜而業專攻人欲淺而天機澹故近代學者或於山林或於江湖遠凡囂也滏陽當南北東西之交衝車馬塵坌而廟學遠出市井不混民居以州外城爲東墀殿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九

宇雄邃廊廡修廣師席生齋別爲門墻尊遠神宇外門之南俯視芰荷平湖長廣數十畝蒲柳龜魚溪光山影城市中得江湖湖亭曰采芹每夕陽西側諸生講習餘暇過長橋趨危欄攜琴曳杖挾冊鼓篋危冠褰衣州人望之蕭然若圖畫羣仙之登瀛州也亭廢於金亡之兵前政屢欲復起竟以事梗達魯花赤教化的昭信知州曹朝列同知劉承務州判博可進義下車未期事辦民安按州誌披地圖舉廢典曰遺基在嘉名存花時月夜席地幕天荒廢質野主州治者

能無愧乎甃堊金木所費幾何而弗爲也遂各出已俸以倡始州人聞之樂爲之助不傷西山一木一石不費公帑一錢一粟不動聲色數月而巍煥一新美哉州主知爲政之後先也民安於政平政平於職官之得人人材出於學校之教養斯亭也作成人材之地非止於娛賓友館上官而已耳魯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今日州學古諸侯之泮水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以是觀之采芹之有亭豈徒爲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

游宴之所也耶不肖州屬縣之鄙人官長政善徒美而不能文諸石光千古而觀來者鄉人樂善輕財不能暢其良心播其佳聲是責也誰歸憲臺侍御史馬公引年謝爵適丁斯亭之經始鼓舞贊成用意實多亭之落成又出家貲立石以紀其美督不肖當筆喜爲之書

崔府君廟碑記

王德淵

元學士

磁有神廟峙於東門之內曰靈惠齊聖廣祐王由古及今歷代之君封加享祭恩禮不衰由近及遠四方

之民奔走祈禱敬信不怠其靈驗可知已王姓崔諱
珏顯名於隋唐之間爲滏陽令有神政太宗朝召拜
蒲州刺史卒於官臨終遺命歸葬滏陽滏陽隸磁州
爲附郭縣磁人思其德立祠事之如生後唐天祐十
二年郡將靳侯遷神像於法觀其汛掃香火之事道
者主之宋咸平元年召守臣入京蓋有宣室之問遂
命劉蒙正大修神宇榜曰府君之廟右正言知制誥
趙安仁奉敕文其碑景祐二年封護國顯應公元符
二年詔以神之威力變化其爵弗稱乃卽舊而王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一

尋加昭惠袞冕儀衛一遵禮秩大觀二年太守韓景
奉旨益崇廟貌御筆書額以賜之景勒之於石覆之
以閣徽欽板蕩閣燼石存金有中原以衡嶽在宋境
命王權行南嶽事謂之亞嶽太和元年郡幕官竇衍
發所座墓誌於西閣得王之世系靈異事爲最詳因
請上黨簿潘希孟記之潘亦磁人文章德業爲當時
冠金末兵亂廟圯記完國初以武功定天下禮文未
逞時則有五路萬戶開府史公天澤首命本州長官
杜旺水軍總管劉涉八力爲修葺迨於世祖皇帝百

廢興舉裡望祭秩徧於羣神越至元十三年趙宋告
亡地盡南海十五年歸嶽祀於衡山改封王以齊聖
廣祐之號與五嶽歲時同致祭焉今皇上登極以來
敬神保民道被幽顯其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
宇所在恩渥有加元貞二年春平章政事榮祿安公
祐奏請加封天子允之詔曰有功則祀古今之常經
無感不通神明之至德齊聖廣祐王禮嚴祀典名著
史編歷代褒崇洋洋闡靈之如在生人嘉賴簡簡垂
惠以無疆曾司衡嶽之權久重滏陽之鎮靈惠夫人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一

夙稱柔則克配英風玉燭均調順陰功而內助翠帷
儼肅祐多福以旁周宜竝錫於嘉名用茂揚於休聞
於戲渙其大號既遺爾家室之榮享於克誠益贊我
山河之固齊聖廣祐王可加封靈惠齊聖廣祐王靈
懿夫人可加封順祐靈懿夫人主者施行有司欽承
以牲牢備物宣讀詔文致告於廟三獻禮終韜置神
室尋復奉御寶聖旨護持禁約毋或侵褻廟主提點
頤貞太師趙宗貴提領純私太師梁宗正因議摹勒
貞石金相蒙古本字於上漢譯隸字於中記文於下

植諸殿前昭神威而侈國賜禮也大德三年州之耆老復以廟制未極崇貴乞官爲修理州聞之廣平路路聞之中書禮部部聞之省今平章政事榮祿梁公德珪久歆神明遙領外護援據典理奏從其請爰降中統楮帛一萬緡期於新完而後已是行也提領梁純和實來京師因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滏陽安公祐遣詣史館言於王德淵曰子常居磁下親際耳目於神爲鄉人今載筆翰林職掌記述於國爲史氏以公以私記將安往余聞之悚然不敢以蕪陋辭則應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三

曰諾按周官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祀典曰禦菑捍患有功於民則祀之儻有功不祀是爲慢神無功祀之乃爲淫祀非惟宗伯之失神亦不以爲榮惟是王祠雨暘疫癘有禱輒應福祐方面功不爲輕神之受享國之奉神可謂兩無愧矣是碑之立非徒徼目實使人人瞻誦而生敬心違觸不恭國有顯刑神有冥禍可不戒哉其見於潘碑者茲不疊出

明文

請大發兵將剿寇疏

張鏡心

明總督
尚書

謹題爲流寇之披猖已極中原之決裂可憂直述聞見情形仰祈聖明大發兵將急救咽喉以安重地事臣惟天下事必合算定而後可與圖功必審機明而後可與應變若擊左則緩右實後則虛前本欲省費而卒至大費競言殺賊而卒至縱賊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自寇之起於秦延於晉以晉中守不定致秦中剿不成迄今秦若差安而寇原未滅晉亦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四

上土宇也其何分於彼此哉而今又移而之豫矣乃皇上赫赫明綸樞部鯁鯁熟計何嘗不曰追剿日夾擊者而不知豫兵之原不任戰也豫之風氣視晉更弱無事之兵左旋右抽有事之兵鳥驚魚散夫晉兵不能任敵而必借於秦將之如雨如雲豈豫兵反能殺賊而止憑夫昌平之一弁一旅哉譬驅虎者十人執戈而尾其後一夫持挺而格其前不問而知其前之蹶也所以豫州通省之兵止得七千自流寇去年犯覃懷失兵數百失將數員矣正月犯武安失兵數

百失將數員矣破城屠野慘不忍言猶幸其旋入旋出也三月初旬犯濟懷失兵則千餘失將又數員矣賊且長驅於河修輝林安磁之間而不去矣猶幸左良玉一捷少遏其鋒也迨三月二十日賊再犯武安三犯清化同時殺陶希謙越効忠兩遊擊矣潰亡兵又二千餘矣左良玉隻身覃懷不但孤注之危且屬強弩之末不能鞭風駕霆照顧於七百里之間矣而臣鄉七千之兵已約畧喪盡卽欲求半旅以救武安而不可得也則臣鄉之危乃真一髮千鈞而朝不保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五

夕者也况河南關係大異秦晉秦晉偏於西有險可恃河南居其中平原四達且曹濮厝火之憂近在咫尺亢村揭竿之變禍起腹心大康等縣饑民之嘯聚實繁有徒南陽等地礦賊之蔓延投隙而動若使流寇一合四面響應咽喉阻塞漕運不通此時朝廷縱畱全省之餉罄邊塞之兵何濟於事故爲今之計必須勁兵如左良玉者共得四支分布四路爲畫界之守張犄角之聲四路者何懷濟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守道監之輝林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

兵備道監之武涉宿勅兵三千而以左良玉統之巡道監之靈陝近河處所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巡南道監之其豫兵之已敗者可缺而不可補也補之亦烏合而存之則實餉也其豫兵之僅存者可撤而城守也象人之不可戰而塵飯之不可啖也取缺餉以待客兵撤弱兵而圖自固如是者四路屹然如金城錯峙可以堅壁清野可以縱橫批擣豫不開走挺之門賊始處釜魚之勢不出數月寇可靖盡庶一了百當而夾擊之功成無窮之禍斷矣或曰晉已罄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六

秦兵萬餘豫又請邊兵一萬得無大費不知晉豫之兵力少有低昂則低者爲壑繇豫而楚而齊賊亂無極則焦頭爛額之功又豈止於二萬兵哉聞臣同鄉公疏同官常自裕耑疏業已請鄧玘川兵竝畱餉十萬矣但玘兵六千盡是步卒以之格賊馬戰恐非計之全也伏乞如臣鄉撫臣所請李卑兵千餘過豫與玘兵合再祈皇上畱臣鄉應解太僕馬千匹以給鄧玘庶幾有濟若餉則十萬之外加以臣鄉潰兵不補之餘其可足矣抑臣又有慮焉李鄧二將之兵非旦

夕可到臣郡武涉之危破在睂睫頃臣過眞定時見地方寧謐絕無震鄰之驚撫臣丁魁楚慨然有纓冠之誼爲脣齒之護伏乞皇上敕其一旅往援以竣大兵之至此尤救急之着所萬不得已而仰爲呼籲者也至新撫臣元默入境之始適丁多事焦勞籌畫拮据苦心若得皇上速給兵將使之調度展布應手收功地方之福也臣于役過里身在水火之中目擊塗炭之危大聲之呼急不擇語仰惟聖明鑒允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七

代河北災民祈免疏

張鏡心

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衛輝府淇縣災民趙鑑等謹奏爲災黎苦中之苦懇乞聖明仁外之仁亟賜蠲免以存子遺事臣等河北地方自十一二三四等年累歲奇荒非旱卽蝗山焦水竭草死木枯面鳩形鶻食與禽獸等倫理相殘瘟疫大作死徙靡依盜賊蜂起盤踞臣磁武馬鞍山等寨及淇縣附近百泉山等寨搶掠焚燬彌天漫地如屠如掃幸荷聖明遣保督楊文岳鎮臣虎大威大兵撲滅於十四年之春誅殺

無算原野爲空寇黨雖鋤人烟亦絕目今臣等三州縣有地無人
有田無耕卽去冬今正畧有雪澤究竟亦荒榛茂莽錢糧出自何地敲比加於何人止靠城中鄉紳素封之家替賠一二臣等村市遺黎思想趨農布種望見官府催科之令誰敢出頭春作旣空秋收何望哀哀下情何繇上達且河北荒寇疫癘極災情形現今撫按檄下道府一察再察報疏覆咨達皇上御前不止一次豈是臣等有可奈何而敢煩瀆者乎臣等居近上畿傳聞聖慈垂念國本槩免十一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八

年逋欠又免河南四府十三四年逋欠浩蕩洪恩如天地日月無不臨炤豈獨遺臣等向隅之情若以中州八府論之河南誠苦若以河北三府論之淇磁武臨林爲苦再以五州縣論之天災賊禍磁武淇又爲最苦往來官員經繇耳聞目擊千眞萬眞嗟嗟一州縣錢糧在河北三府不當百分之一三州縣災患在河北三府實有萬分之甚懇祈皇上大開惻隱俯念河北苦中之苦萬不能支特敕該部察三州縣災寇極重情形炤撫按屢次核確疏咨將十三四年一切

起存錢糧關津米豆除大小鄉紳炤舊全完外凡係窮民拖欠槩行蠲免以救水火以存餘息庶臣等猶及見天日爲盛世再生之民一字一血冒死叩闕伏祈天鑒矜察施行

請假送親疏

張鏡心

謹奏爲微臣烏私萬苦謹遵送親典例仰懇天恩允假以彰孝治事臣聞人身親生之君成之臣通籍事君二十一載未嘗侍親一日孝經所謂悖德禮也况臣父母俱八十以上皤然望九值臣督粵五年離家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十九

萬里子思親而毛血盡枯親思子則衰殘彌甚從瘴癘歸來聚首痛泣恍如隔世烏烏有情誰能再割遂製臥輿扶親來京日僅半程勞則心悸今年元旦臣母不能起牀臣從牀下拜伏痛裂五中自是母目朦迷語言顛囁如在夢寐無非以惓惓歸家爲念若朝不及夕也正擬瀝情人告忽聞薊督之命斯時明綸嚴重面奏之下臣不敢引例送親曾蒙天語褒嘉而臣父母之神氣愈加痛楚驚惶至廢寢食矣今蒙新命臣不果行割裾之痛殷殷在心故鄉之悲悠悠彌

篤此日在京竝無親男弟侄代臣將奉臣不以此情
實控皇上高高之天何由下炤正恐風燭衰齡淹鬱
異地必至以臣之身誤臣之親所謂有子不如無不
孝又何忠矣察得大明會典一欵嘉靖十三年題准
京官有老親隨任奏送還鄉者量地方遠近定限俱
作缺煌煌典制臣實相符且臣籍磁州繁鄰畿輔千
里之外往返非遙察近日昌平治臣劉餘祐關薊督
臣張福臻請假省親俱蒙恩允仰見皇上體臣之思
孝治之典竝行兼被而臣又議用之官與二臣見任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

督治者不同當不靳恩於微臣也伏祈天恩敕部炤
會典定限作缺臣與臣父母感高厚於無極矣至陞
資雖有成命誼難卽安已經具疏上辭因爲奉旨再
祈明諭俾臣遵奉臣無任恭顙待命之至

重修學宮碑記

梅友實

明人

天下之治係人才人才之成係學校學校之興係良
有司嗚呼世之爲良有司亦難矣按國家功令學校
事倚辦有司又不許因而重擾百姓宸衷所爲慮至
深遠也邇者法網稍密有司罔敢以毫髮斂諸民拘

士抱咫尺之見規隨因就一切以遁心應之卽有倣儻雄才起而張設改弦功譽未收輒不能無生得失於是有司之視學校幾於楚越其肝膽嗚呼豈得已哉爲有司者亦難矣乃張大夫下車甫期月卽加意庠序周視學宮如殿堂齋居神庖庫廩以至戟門壁水圯者缺者剝落者漫漶者一一鳩才量工修葺而更新之不輕役一卒不妄費一文悉捐已俸上不知下不勞而工告成州人士莫不欣欣驩相告也學博士杜君文煜閻君訥徵余言以記余竊歎今之有司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一

爲此良難乃大夫何其易也此無他人以自私自利之心間之誠難大夫以一家一身之心視之又奚爲其不易彼世有號素封者其家棟宇弗飭則丹雘墻垣不固則連籩何者顧家也人之於身上以修首下以修足莫邪附體則搏疴癢切膚則拊何者爲身也人惟視國弗如家視百姓不如身藩籬一隔百務俱廢而何有於學校大夫治磁恭勤誠懇節約慈護平居恬靜悃悞不喜紛麗至臨機應卒輒從容幹濟恢恢乎办解不爲皦矯沽譽之行而一念眞實素結於

士民環境內凡杠橋道路郵表亭障以及井邑丘墟罔不殫心研神動計成畫而不以蘧廬我磁磁每不歲竭力拊循憂形於色真不啻痾瘵之切躬若大夫者蓋家視寰宇身視黎庶者也而豈特興一學校史言齊魯之於文學從古以來其天性大夫善政不勝書而尤篤意學校無亦天性固然耶班孟堅氏傳循吏若龔黃諸君子豈不彬彬而文翁居首何蜀本僻陋文翁爲修學宮於成都市中蜀人用茲化於文雅豈非教化功故足多耶矧我磁古鄴多才藪也得大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一

夫而振育之其靡然顧化寧不較蜀倍蓰余不文且非載筆姑記歲月爲他日傳循吏者品隲焉大夫山東朝城人世家張氏名夢麟靜峯其別號也

重修磁州儒學記

崔

銑

明國子
監祭酒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迷民者也故達體之政必均其民不搖善乎張侯之修學也監司汪子命爲之是故舊可仍者吾亡增焉舊所缺而圯者吾亡襲而不舉焉舊圯而新之者爲堂二曰明倫曰饌爲齋三曰進德曰時習曰日新爲亭一曰

射圃舊缺而作之者爲神廚爲號房百有二十楹爲祠者一曰鄉賢夫學所以明人倫也聖建其表賢申其旨師覺而弟子習之講於堂齋而施諸家與邦射以正志饌以明讓且夫稽典不若聞諸父兄之審也求之四方不若驗諸里之坊也一方之人而望諸天下生其地者可亡興乎獷豕牙者其力憊其效近牯童牛者其力省其效遠故幼儀不可畧也童心不可不育也故作社學於學之西區汪子名正字端甫學純於儒而行端麻城人張珂字子文德興人磁困於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三

蕪政久矣張侯至而大化行修學其一端云

尊經閣記

萬

浩

明翰林院修撰

磁州儒學舊無尊經閣今年春其明倫堂後文會堂災越月太守劉君入覲旣歸闔學師生暨鄉之縉紳相與議曰尊經有閣制也先是正德初有欲以堂基建閣卒不果行茲堂毀數若有待僉謀之劉君君曰予志也且聞先余者廢觀音閣地增新都院木石虛積盍移而用命工驗之所遺可半助欣然喜曰昔毀而棄今藉以用閣之待成果數也遂卜四月二十八

日始事轉移力役資諸在官之暇材費廩值取諸在公之餘羣作歡奮八月十六日厥工告成基效舊培起四尺閣崇三丈七尺廣視崇減尺濶減一丈壁宇周固足容文會上鋪以板俟貯經籍櫺牖四設通風日便覽眺焉予使藩過磁孔君輩謀立石銘遠乃率諸士請曰惟先生爲文學侍從惟閣落成而使節適臨幸賜一言以識良遇予也史氏記言迺職矧茲盛美爲之說曰道至六經尙矣要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夫民鮮能之何也蓋忽而易之不著不察焉耳誠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四

使登茲閣也展對六經如聖賢在目如師保恒臨尊之而無敢弗敬如筮者於蓍如卜者於龜尊之而無敢不信以此而學則道立於己以此而教則道明於人以此而治則道行於天下否雖中心藏之祇彌文耳而況於閣乎是閣之於經不貴於藏之而貴於尊之也噫鄉之秀暨師牧於茲者覩名求實則敬信之心自不容已閣之有功於經不其大歟是則建閣之意也劉君名峻江西萬安族世科第守磁之政亟以節省爲先至其葺啓聖之祠開學左之達立掌教之

舍增儒林之坊鄉賢名宦祠宇煥然一新其於學校
加意良多建閣特其大者耳

修城記

劉

戩

明翰林
院編修

成化十八年秋河南北大雨漳滏水俱溢壞公私廬
舍磁州城漫漶傾圮存者十有二如餓夫强支立勢
岌岌將仆知州事張侯夢輔顧瞻咨嗟謂天下雖安
惟備乃無患遂以聞於道適副都御史趙公文博撫
治河南因卜其事責成於侯侯勤夙夜一心力度材
之所宜出與工之所宜役要之不弊於民民大喜具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五

畚鍤楨榦趨事恐後相杵之聲聞數里外經始於十
九年八月初吉僅閱月告成用人之力以工計之至
數十萬木甃瓦石之材其費稱是環城樓堞煥然改
觀於是致政千戶張承同耆老武旻輩走京師託其
鄉儀部主事閻君天敘請予爲記予聞磁古邯鄲地
其有城郭自趙簡子始蓋當時所恃以敵强秦震撼
燕齊韓魏者至趙宋時宗澤修之猶足以抗金人方
張之師其險阻可知矣然則張侯之用心於此真知
所先務哉因書其績而并系之以詩曰於赫皇明德

圍無外有城無城何足蒂芥守臣遠慮安不忘危厥咎恒雨復隍以陣迺疆迺理費不及民役以其暇民喜津津登登馮馮百世之防輿人之頌溢於康莊南仲在朔山甫在東不勞而集異世同功異世同功邦家之慶億萬斯年文熙武靖

修城記

于若瀛
明河北道僉事

磁守劉君既分滏水爲渠建閘灌田盡水利矣則蒿目磁民已食之胡恃以防之於是請曰是畿南一重地哉豫八郡鄴爲北屏鄴七郡邑磁爲北屏舉全豫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六

惟磁障之又北控趙西鄰晉丁子午道爲古今必爭之域國家分潞州千戶所守禦其間意深遠矣二百餘年所恃土覆也守土者奈何躄一日之役失百世之險難者謂土覆二百餘年所矣豈無所慮慮動衆徵役百姓耳矧時詘哉不見南汝開歸流徙者乎噉噉僵殍漳江之涘踵相接也不此之慮而慮未必然以防民棄命孰緩急矣守曰不然詘則詘矣能無徵役百姓亡久動衆亡虛帑金藉噉噉者城藉城起噉噉者不兩利哉必曰勞民防民一隱一顯營始有口

誦德時遷而意沮遲回因沿廢職烏在其守郡爲也此二百餘年所土覆之耳請益力御史大夫趙公與直指陳公曰守也才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守嘗分溢水矣人難渠如難城也卒之闡成盡水利而民不知也於城何有議既定余從河上調河朔首詢磁父老子弟曰請城與仍舊貫孰便磁父老子弟亦云亡難守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守嘗開溢水利食我矣我食之不知所自出也胡難防我哉先是城東西門守禦者晝夜嚴斥埃省樓櫓力不逮也遂廢廢之不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七

加小而東西郭血脈不流貫盍恢復此兩門爲完城實惟監司與守之惠於是守遂營焉圖石於山圖灰於石依城而窑溪隍爲籟自七月至十月城成增以兩門磁民大悅計費七千六百四十五金動官帑僅六千有奇餘則取給條鞭米穀羨金曾未徵百姓計工雖三月除風雨輟工實七十有三日耳嗷嗷者日藉三十錢餬口全活不可以指數已於事而竣磁民謂余按察河北三郡上觀厥成宜有記余曰磁城二百餘年所土覆之耳蒞茲土者不知其幾乃亡敢請

者惟是畏事長吏憚於謀始不則虞大役難竟也今亡徵役百姓亡久動衆亡虛帑金且藉城起嗷嗷者而不沮於一時之議成百年之險卒符御史大夫直指兩公言亡失磁父老子弟之望與分水建閘之議兩決兩利而百姓忽自有之不知所自出則斯役也可以記已守諱安仁字汝勉雲南人

新遷南壇碑記

甯元伯 明磁州學正

磁關南迄西滢流北涯舊風雲雷雨山川壇居焉天順間李侯創爲者逮茲七十禩有奇滢流衝突危崖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八

日侵圯邇則流殆砌址每祀以隘對越之地爲患張侯守磁始舉祀見而歎曰神者人也人神相依者也無壇無依無依則離離則將凶於而民乎謀定易立歲果凶而寢其再祀也又喟然歎曰國之大事在祀祀無完壇神焉依享所由凶也其誰責之委迺疏由詢謀當道當道曰都其易立哉張侯猶恐焉下稽諸有衆衆曰於惟我下民有生弗遂用亂惟神風雲雷雨山川時若穀用登惟侯大夫師長神人用依我侯憫我衆有作其疇敢不舍我稽事承侯之休命稽首

唯唯徐而卜吉石梁東南隙地數畝舊爲官牧芻場也劇而夷高而塏直而不湫於是路其中以樹界次西瓶罈廠之次左之中隆方臺爲壇北屋三楹便祀日齋宿東房如北備潔神羞也門第垣墉紆營周匝既完且色不疾而速民若相忘於費與力者余亦因而喟然歎曰休哉張侯茲舉之善也夫我國家建邦樹侯惟以遂民立壇崇祀惟以庇茲羣生君子務學惟以治民事神焉爾已是故居侯而不圖報謂之鰥遺神而不祀謂之慢棄民而不恤謂之虛鰥官匪忠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二十九

慢神匪禮虛民匪仁匪忠渝矣匪禮偷矣匪仁殘矣殘渝以偷是故下叛上離鮮不及矣張侯敬鬼神以務庇民以求靖共厥職治民事神之學罔有渝迺有濟曰忠曰禮曰仁一舉而備是故稽諸上下而說也猗歟茲舉之善哉夫君子能善政以渾厚人民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張侯當之矣故曰君子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後之嗣侯者重念之迺弗遏佚侯之初志

守佐題名碑記

栗永爵

明磁州知州

余讀史至漢循良傳而深歎吏道之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吏以最稱者能幾何人哉今天下吏若此其多也親民莫如守與佐事便而職一苟心乎愛民何所弗濟故先哲以未嘗親民爲耻意有在矣我朝統御海內列聖以來於守令之選恒慎重焉由是循良相望光暎簡牒二百年來其可稱紀者亦不多見也噫嘻其難矣哉惟磁古冀域也距鄴郡僅七十里志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滏歷代爲州爲縣或隸或屬各有不同元復爲磁州聖朝遂因之置守迄今未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

有題名實爲闕典余由夏邑來守磁土每有志立石以傳永久但係衝煩應酌日無寧刻故遲遲至此又恐竟失其傳也乃於丙寅冬勉力舉此焉竊爲余不敏謬膺簡命叨任專城矢心殫力今逾四年有半百廢頗舉叨蒙當道考最奏績當宁天子亦以爲功錫之誥命余自受命後益切戰兢兢特加振厲惟恐弗勝以求不負而已方修志之餘廼考諸志之所載由洪武以迄嘉靖得若干人將鐫其名字爵里於石因爲之記余惟磁郡旁極齊秦跨躡燕趙北接幽冀南通

楚蜀爲天下要衝之地且土無異產民苦重賦守磁地者不尤難哉按州志名宦蹟傳表表者周公敏以下僅數公他未之及焉豈漸靡使然哉余惟是舉也其有感也夫夫古者今之鑑也往者來之轍也辨體以經治者存乎典彰往以詔來者存乎文典以軌物文以永世公署之有題名則將以觀以興以勸以戒賢則企而型焉否則摘而訕焉其庸庸者則耻竝列焉是先民之所以旌淑而警慝者也非所以崇美而飾觀也余之舉是也亦惟行古之道而寓自責自修之意焉耳夫觀茲石者沿近以遡遠因今以準古所賴以垂不朽云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一

重修偃月橋記

郭

朴

郡人明太傅

滏河者磁之鉅川也源出西北鼓山神麇二山去州治一舍而遠夏秋之際霖雨盛降會諸谿谷之水奔汛湍激悍決莫制而州境密聯畿輔當南北傳置之衝四國之輸貢賓旅之往來冠蓋旁午輪蹄雜還日以夜繼其不病涉而尼行者賴有石橋存焉橋在州城南一里許跨河爲梁厥始久遠蓋自金元至於明

朝屢修之嘉靖癸丑夏六月山水暴漲忽壞其半後
漸頽圯殆盡歲踰一紀修建之議莫有倡者隆慶戊
辰河南僉憲廣平申公佐分按茲土力任其事請於
撫按兩臺而協迺擇人授畧鳩材選工檄州守羅君
潮董厥役撤舊石而增新之會以遷去泰安蕭公大
亨來代方事督作未幾亦遷嗣任者洪洞晉公應槐
綜理益密克底於成中爲大券一兩端翼以耳券築
堤上流遠殺怒悍壘石傍岸預防潰齧敷以砥石衛
以植楯制仍舊貫功同創作事匪棘欲民不告勞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一

作屢省之功申晉爲多先後贊襄郡守陳公應麟而
下咸與有勞焉已記在別石茲不具述云聞之君子
曰春秋之法興作必書重用民力也古昔先王之教
川有舟梁子產乘輿濟人孟氏直譏之令甲梁橋隄
防職在有司者申飭孔嚴是可以忽乎哉是役也質
之古訓則協揆之憲令則宜且費少而利博一勞而
永逸詎非躋歟凡我邦人因橋成之利以繹思二公
之德則不朽之圖烏可已已是宜礪石勒銘以驗諸
後之人其辭曰有明御宇於燕建都萬方會朝駿奔

鷹趨磁維孔道咽喉筦樞賓旅絡繹紛錯騎車溢水
湯湯翕受川渠奔流激湍橫截長途中有石橋駕爲
廣衢馳驅往來靡害靡虞久而剝齧因仍怠疎陽侯
肆虛蕩於須臾半餘僅存飀艱枝梧行者惴慄觀者
嗟吁毅哉申公分按方隅秉憲貞度奠民攸居興茲
廢圯周慮覃謀蕭晉繼之毋替厥初任必得人費罔
溢虛程功飭事惟懷永圖克底於成終始契符鉅鰲
盤屹長虹亘敷偃仄疑阻化爲坦舒負載愁歎易爲
忻愉伊誰之績三公訐謨釋老炫俗崇侈宮廬黠吏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二

要名豐飭傳廚豈若茲橋萬民所須人各有心公私
憂殊政尚體要事有亟徐介惟遠嫌庸安陋拘哲人
達權挈我政模費細利博仁與智俱頌聲載敷衆志
允孚邦人懷德永矢弗渝文於貞石以厲懦夫

重修優月橋記

李 已

州人明僉
都御史

記云溢水出州西四十里經遶城南蜿蜒北折方夏
秋水潦西山諸谷之水皆會漫爲巨浸南關距城里
許舊有石橋一所以通往來靡稽起自何代其制南
北礎石爲崖中壘石爲券高約二丈五尺濶三丈長

四倍兩頭耳券各二壯如蛾眉當金太和元至正迄明正德間屢加修治蓋徵諸往石云迺嘉靖癸丑六月大水橋頽大半不可以車行者告難積有旬歲而吏茲土者率因陋就簡置弗究心隆慶己巳兵憲永年申公節鉞甫蒞覽而歎曰茲爲中原孔道齒牙北畿咽喉南服天下百司之朝覲海外諸番之貢獻軍民運輸商賈貿易悉經於此而橋梁傾圯罔克攸濟有司之責其奚辭政有似緩而急似輕而重者茲役實吾事吾敢後哉乃請於撫臺山東李公按臺江西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四

蔣公咸報如議於是程費綜工稽期授畧捐俸爲倡集材興事檄彰德知府陳君應麟本州知州羅君潮計縣征夫開山伐石而以羽衣趙得秀領其事掄工而工良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而力無怠功半及緒申公迺以陞任去泰安蕭公代厥任其樂事勸成猶申公云未幾蕭公亦轉任去而洪洞晉公復代之駐節旬日首重其事卽申令督率躬勞省試刻期布約商功計犒繼美前猷務底成績迺命橋之南北各石其岸氏之齒木堅之鍵鍊架石成梁隆然雄峙儼若

飛虹御空而長鯨臥波也雖崇廣高袤悉如舊制而欄楹鳳藻牙竇螭文蟠繞拏踞眈眈翕歛燦然華彩迥異昔時再於橋之西流南關河身若干北築河身若干障水截之以堤濱橋甃之以石俾水勢順趨逸夫齧防襄岸之害而橋可永永不毀矣隆慶辛未九月績用告成遡經始歲時僅三十又一朔耳用取贖金工庸徭役而公復綜理周密措處精詳故財不見傷民不告勞大功速成有如此既竣事士民觀歎踴躍謂宜勒石以昭來禩走謁請記余惟子產乘輿濟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五

人軻氏誚其惠矣而昧於先王之政紛紛綸綸不知其幾然徒杠輿梁猶必記時而考成其故何哉無亦以其甚重而不可忽也今三公先後協心克成是舉使民不病涉往來稱便其有德於是州者不淺而過於昔人遠矣非洞燭政體奚爲能爾後之利此橋者不忘所自可也用述其槩爰識攸始申公名佐蕭公大亨晉公應槐俱以進士起家分憲河北其宣猷振采靡可紀悉此特建橋一事云

磁守孫公築堰開渠記

闕名

初公下車甫五越月憂天之旱憫人之窮見滏陽水之可以田而土人不習於水之利也思以導而布之於是移文請於諸司其畧曰天有時地有利裁成輔相之道在人人非能自爲之惟有司率作而興起焉滏水發源郡西建瓴下至槐樹村漸衍漸平可以堰可以閘分兩渠而引注可以獲美利可以救旱荒惟幸許之咸報曰可公乃飭材庀具揆日興工而父老子弟之信者半疑者半余聞而私諭之曰我與若生長斯方未見水田幸公眎爾如子眎爾輩困苦若痼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六

瘵之在躬而爲汝圖永利汝胡疑焉公聞父老言不爲病聞余言不爲喜毅然獨斷特出方畧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身任之雖焦勞其心思胼胝其手足弗之恤也居無何而堰渠之工屹然就緒矣是役也以工計則橫河之流爲石堰堰長十有二丈高五尺堰之上流爲副堰沙堤堤廣三丈堰之下流爲底石廣一丈五尺堰之兩端爲臺臺各廣半畝高一丈二尺臺之中閘之傍爲渠兩渠皆廣八尺工何鉅也以利計則兩渠可分溉田八百頃一歲所入較旱田倍之

可贏穀八萬石利何溥也以費計蓋千五百金有奇而支之公藏則倉穀僅三百石庫銀僅四十有七兩抑何省約也蓋公以至誠感人故輸佐者多以勵精督事故偷怠者少工始二月訖於十月從來動衆舉事不苛不擾而工成之神速未有若此者於是向焉父老子弟之疑者盡信而諸司聞之咸嘖嘖稱嘉以爲千年之利數月而成是宜勒石以示久遠而公乃走書來問記余余維地之利莫大於水民之利莫重於田引水溉田興利首務然水性一也而因地以異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七

說者謂南方水弱北方水強余則不以爲然大抵地陡峻則強直下則強遇坎則強束隘則強有所阻則強坦曩漫衍之地迂徐委曲之流則弱此自然之勢非有分於南北也故治強水者宜分疏不宜障塞治弱水者宜載之使高不宜導之使下爲強弱中半之水則分疏障塞可以兼施而竝用是在善作者審其勢而已矣昔史起西門豹嘗引漳水灌鄴而召信臣亦引唐鄧諸水灌南陽皆載在青史號爲循吏然鄴下故蹟久已湮滅而獨南陽之利至今賴之此豈人

事之得失異哉蓋唐鄧諸水本皆安流而漳河泛溢流徙靡常是以爲利有永有不永耳今公舍漳而就滏滏固安流而治之又有法度則此渠此堰且必千百世不改與召父渠竝存而陋起豹之業不足言是可記也已已又思天下事有經始之難有垂久之難難在經始者一人之任而難在垂久者衆人之任也一人之任可以自盡衆人之任安可預必倘繼今而後來牧茲土者知公興事之難若此又思公用心之勤若此美意成蹟循而行之仍戒民以時修葺俾勿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八

壞則州人之福也公之心也若坐視其壅闕潰決漫焉不知省且不爲所而徒諉曰是水之爲害也則豈前人之失也哉敢併及之公諱健字用純別號毅所雲南鶴慶籍浙之餘姚人登甲戌進士同知丘君臬協公屢省吏目司君調元分督作渠皆與有勞於斯役者得併書云

重修磁州志敘

紀

純

州人明
副使

我朝一統志之作廣大悉備頒行既久海內咸家藏而人覩之下至郡邑之志特以詳其一郡一邑之故

使夫人皆得以習見故事景行先哲不出庭可以指山畫谷不詢父老可以考古證今一統志所以詳天下之故天子之守也郡邑志所以詳一方之故有司之守也皆所以補史氏之遺古人所恃以昭鑒戒焉者弗可弗作也弗可弗作而作則有關世教而非苟作者矣磁州郡志殘缺成化間澄城張公夢輔爲守山陰劉公湜掌教事始作之其用心亦勤矣歲久斷爛板刻弗完且近事未入德興張公珂來守是郡尋訪廢墜多所興舉方欲重修郡志而府檄適至似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三十九

非偶然者也爰屬之學正金臺段時濟訓導歷城張秀上黨郭鎧山陽潘城生員張瀚牛詢參互考訂久而乃成命生員董曰鎔謄寫善本送彰德府太守山東陳公繙閱畢將鋟諸木以傳遠偶以敘見囑嘗讀舊志間有舛錯而未釐正者數條如周昌沛人也李固漢中南鄭人也而皆以爲州人杜喬河內林慮人也與李固俱爲梁冀所誅後皆歸葬鄉里而以爲墓在州內七十二塚以爲曹氏也而不知其或爲齊獻武帝第十一子高陽王湜之藏太上塚以爲高歡也

而不知其潛藏於石鼓山石窟之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作史法也承譌襲舛而迷人耳目重修之意果如是哉欲遽削而不存人或不知所謂反以滋其惑特存而不削一一爲辯正其下庶使讀者知舊志之謬諸未正者尙可俟也追念昔時多賢挺生道德功業光明俊偉靖康間康王再質金營至磁州民遮道以畱殺副使王雲王不果北南渡之業於焉攸賴守臣宗澤其績尤偉吁可敬哉我明列聖繼作百餘年來道化熙洽士奮庸於功名之間民相安於耕桑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

之業而秉鞭作牧握符守土者又皆砥礪洗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回視昔時有益盛唯時府太守陳公暨我磁守張公俱以名卿冢器秀出東南陳公又以名進士擢自冬官其秉筆作志者亦皆儒雅博洽之士而指揮董公曰鎡貳守李君萬節判田君秀張君良輔蓮幕趙君潤又從而相成之集中諸名勝大篇短章金暉玉映摹寫太平取而讀之芳腴滿口則此志信可傳也已幸登名是編者尙勉圖斯名之稱情也哉純不佞敢僭敘之

新修磁州志敘

栗永爵

自古明君必重治民之官而於最親民者尤重焉守令是也余以菲才拜命守磁如履薄捧盈懼弗勝任至其地卽欲察民性以糾寬猛之宜稽物利以經出入之度審俗尙以酌豐儉之中而經界之限山川之理土埴之產貢賦之輸莫之有徵至於道途市井宮室溝渠遐邇聚散廢興通塞其生於是而德業有光於郡吏於是而設施有益於民與夫不良不經見譏當時遺患後世所以盡人情而極事變公好惡而示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一

勸戒者皆漫不可考將何所循以爲政哉余之懼益深雖然嘗聞之矣忠烈先大父正德間爲河南右方伯旌淑剔蠹貞憲流惠三月大治去之日耄倪攀戀不忍舍具名宦傳中磁固河南屬也雖方伯州守秩有崇卑隸有廣狹而自一命以上存心愛物必有所濟矧地相屬則俗相沿善治者不易民而化今昔一也余豈敢以卑秩自諉哉祖述先烈期不負朝廷簡授親民之職而已矣此其大體也庶蹟隱微奚能周知民故乎乃覈圖籍之散逸咨士人之記聞行原野

次郊關目所接跡所履咸識之於心此其大畧也變態委曲奚能盡合民情乎徧詢舊誌踰月方得始知磁古鄴郡也地在趙魏之間三晉之民輕悍政宜嚴間有浮靡狎邪者流曹魏餘習也政宜革壤地接畿甸八省南北要衝冠蓋相屬供應急則民不堪政宜節廉藺張蘇之遺風寇準李迪之餘澤在焉其人安土重犯法政宜誠循是而行幸無大失然斯誌也篇目殘遺字畫脫損殊難辨誦且中有宜載而不載不必入而入焉者述不詳擇不精論不當何以垂後公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一

暇刪其繁瑣補其缺畧叅以新續僭爲記評與寮友卿君南岑及學宮弟子員訂議之詳而特以例類授貢士向君鶴岡編集而錄焉凡十卷爲二冊捐俸置木以付梓人因白所以修志之本心惟盡親民之當務耳余愧非史筆且濫守衝繁牽於酬應勞於期會萬事瘁其形百慮感其心驚乎毀譽之場競乎寵辱之至取數日之暇於數月之中而成淡望聰明才知之士繼余守磁者潤色焉庶乎其可傳也然代余者觀乎是一郡之故炳若日星何必旁求博訪如余之

勞哉誌舊政以告新任竊比於我子文

滏河新草敘

楊性魯

州人明進士

董公詩人也而達於政其爲吾郡丞韞挾隆而肩荷
眇芒亦不盡試也未幾署鄴鄴治未幾署涉涉治未
幾署磁磁又治三署三治而人始嘖嘖稱董公矣公
爲政有著鏡之智而必察有批導之才而不炫有風
雷之斷而不燥庶幾乎温厚和平之風焉吾於是知
公之政似其詩也方其初丞時一二案牘顧盼而畢
燕坐空庭吏散鴉啼發諸咏吟温厚乎其氣和平乎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二

其味也已署鄴曾未旬日卽有開河之役佩縣符監
畚鍤出入於沮洳流潦中日入不休而時又大疫尸
相枕於途人且弗堪公愉然不毗於陰也行堤輒吟
吟輒佳氣若味未嘗不温厚不和平也者已署涉最
後署磁脫鋒穎剗盤錯庭微積獄架鮮稽牒聞望駸
駸昌明而兩地更饒名山水若鼓山避暑宮黑龍泉
響堂寺爰及青頭熊耳諸峯選勝揆幽杯酒淋漓境
陶陶乎適矣公恬然不毗於陽也登眺輒吟吟輒佳
氣若味未嘗不温厚不和平也者吾於是知公之詩

似其政也夫誦詩三百授政不達尼宣無取焉詩而政不徒詩矣矧政而且詩一切在温厚和平之域乎蓋公器醇茂而養冲粹翱翔德藝之林稅駕中和之圃渾乎良璧之在璞澹乎太羹之在鉶吾於是知公之政與詩似其人也先是公有青雀吟不佞業爲敘之敘詩耳屬且宦成則詩何足槩公而會梓新草竣又以敘請故稍稍及於政緣不佞暨公莫逆日夕相與劇切千古而其署兩邑每得句獨先投不佞不佞亦隨以下里之調報之互相珍慕不減寺壁屏風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四

交重則知公者宜莫如不佞也若曰寄吻於毫爲邦大夫游譽不佞雖閭汶所不敢出矣滏河在郡城南漑博而流清公取以命篇而以文若干首附焉文之佳視詩云

許太夫人傳

黃道周

明大學士

史周曰余聞之敬姜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夫亦其天性實然豈在瘠勞哉魏稱園蔬之區民貧而多思然自鄴都以來我貴相耀跼屣鳴箏與燕趙比盛世通人往往蟬綿漳河之肥渙於溱洧其賤仁義而尙富

厚固也磁州張司馬與余交垂二十年嘗稱其鄉鐵
鉉李已之賢也奮於義不顧身蹈害而不避然而司
馬際明時爲言官批卻導竅動中倫慮使觸者不忌
覆者心折卒無所爲呂梁孟門者蓋出入三垣都計
天下用爲顯諸侯通達矣猶私好余硜硜迂儒嘗從
長安過余執手道烈士之誼歌先王之風意殊欲然
謂有進於此者曰明發征邁而已余繹其意多有所
春容託於古飲御受祉之倫旣乃讀倪鴻寶所爲洪
川先生傳知司馬公二親在堂施家政正容悟物不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五

爲踔厲之行許太夫人又甚莊稱母師司馬公每從
千里外奉慈諭希謁甚恭余乃嗒然歎賢者之遠也
蓋將以是導順銷萌於天下斂福極以奉天子是洵
所謂張仲其人乎何必猥苦之云余因從司馬公得
太夫人內嬾作許太夫人傳許太夫人者磁隱君碧
溪公女碧溪慎擇壻而歸與洪川公洪川公父本泉
篤友于以洪川爲其兄後時洪川尙有弟及弟殤洪
川意殊惻欲歸本泉問許夫人夫人曰父命也又承
嗣父歡旣有年誼無所別於諸父乃竝稱兩父以生

父之產散於族人迎其生母及所嗣之嫡母養母爲一堂承養無間君子謂之道謂其承祖也不以弟歿違父命不以生父後遺嗣父後不以嗣產掩父產時夫人歸洪川公十餘年矣每事取裁公成而衣之已舉司馬公及二弟家亦稍落洪川公每鼓篋歸問家政夫人不置策口授如畫間談諸族人非意相干夫人第曰謝之勿以是失宗族歡諸姑姊未成立者咸從王母噢媪成之姪女早孤凡服食撫視必先已女其治奩視已女爲豐晨起任機絲軋軋至夜分不怠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六

持箠影視僮婢後者鞭之飼雞馬粟棄地者立譴於是家人嗃嗃咸稱嚴師余因誦敬姜氏之言也夫豈有社賦辟愆而然乎楊誠齋身爲轉運其子亦爲粵牧伯夫人羅常於圃中種苧課紡織八十不衰蓋自敬姜而後有羅耳今洪川公身領專城司馬公都上卿而許夫人恒有絺綌紘紵之思異於今所爲都君者矣司馬公初爲蕭縣逾年調泰興獨與太夫人俱太夫人念輸輓煩重諸逋負者銜瓦破家約司馬公樽畜至三千金當爲民貿漕米紆其力司馬公跪受

教積穀舉贏佐以雜碎上下之凡三載可數千金代
民買漕米五千石免下戶徵輸一日舉簿告太夫人
太夫人喜曰而今眞吾兒也卽如孟仁躬結網捕魚
作鮓吾食幾何卽不作鮓甓社之釣者亦寧望腹乎
司馬公旣起家拜瑣垣奉太夫人版輿入長安夫人
旣曰而能自作官吾歸執家楨自是太夫人皆家居
與洪川公陶陽齊睂諸孫二十許人日就訓討常示
諸孫云爾能讀且讀耳不能自母效人畫虎刻鵠也
見穉子擊毬黏竿放風鳶弄車卽怒不視曰入田觀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七

稼從小看大奈何聽孺子逐逐耶司馬公旣領兩粵
被覃恩獲三世封太夫人猶瞻瞻於二父三姑曰竝
封乃成吾婦事又貽司馬公書曰寵不易居尙愼爾
載此兒循墻之日也吾日飯六七孟間視女奴浣衣
補綻無煩內慮亦無所需南海之藏猗戲此其人雖
敬姜奚加焉爲之贊曰天閼彤管隆於翟莠慈儉之
寶其勤之率譬車大載爲鼎有實舉案由房曰宜爾
家諸於六珈以承三姑寵睂載勝受之王母佐我碩
人以綏君子曰維六行上帝所眷賁桂攄芬南極司

券何必執經佺而升殿

重修龍王廟碑記

邵世賢 州庠生

蓋開神居洞府修出名山所由來矣賢裔彰德府儒
學生員邵世賢於崇禎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攜趙府
湯陰王府鎮國中尉載堉同禮香山玄帝徑由清明
山之右遇故人王時英舉稱 敕封應天侯巡雨龍
王李公由將軍出身原屬漢中府人志踵黃呂術精
三六威加海外望鎮中原精忠透九重金闕渥恩普
四海同春豈意悟中稍畧偶失 上帝重珍敕幽清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上

四十八

明山淨明洞係白土里天保鎮南兩岔口地方潛修
數載至我朝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愆期圖滿
始出隱而離潛然其威靈之赫奕呵護善類苛譴淫
朋尤其末節至運際時艱祈天澤而甘霖四沛問殃
祥而靈應不忒有功德山主索宗道施地一段劈山
尋徑開道通衢於寶山之南蠟燭印臺山之東卽明
山明洞之處也建置殿宇三間中立娑婆聖像左立
五龍尊形右坐 敕封應天侯李公而法膚現焉告
吉吉凶遐邇稱誦賞善罰惡保障一方延至於今風

雨爲之飄飄殿舍爲之頽廢有淘泉村傭工人李得
富目覩心憂念前修之有德慨我輩之無功內捐苦
來之物外募八方之資於崇禎八年重修後堂殿三
間中李公右宗公左刁公前對洞口後坐龍潭其棟
宇峻彩廟貌森嚴誠一日之觀瞻實千秋之表範也
不於當時而同有休光也哉今同山主索應對建碑
刊名列代天之偉猷旌無上之洪恩而俚言畧備以
垂不朽云

國朝文

贈光祿勳塗公祠碑記

張鏡心

大清定鼎之六祀海內寇攘以次削平而淄青鄆濟猶時時伏莽云蓋天子下甲誅四遠又以重兵往來祁連起輦間卽癰疥置之於是暴子弟無賴椎埋之徒相與蹈隙爲煽亂會逆壤者反雲中禍山右其聲勢遙倚伏而天雄貝博之間騷然矣是時塗公之憲鄴中二年也而聞警則日夜以其職飭戎旅簡技擊眎蘇某能也自卒伍推擇爲千夫長俾佐閩帥訓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一

軍實而張之迺自矢曰相道九州也地倍重天子畀余數百里疆一旦有事寧得復自愛誓以頂踵報官家爾且文武何常之有其武而克舉敵者前不則余請當之余起遼左身百戰衽席鞍馬二十載詎牧伯而忘之往見文吏過自珍或四郊不戒猥以澤量人而第嬰城自固急難之謂何蓋熟部卒之盡烏合也其一二司戎又巽懦不任庶幾以身勵之云無何寇陷隆平破臨洺迤邐出神鉦間公聞而投袂起曰寇薄武矣少緩則洺州續耳敕親軍以精甲從步者

殿而揖都司孫君若第善眎池墉督諸軍遄發余當
翦此而朝食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圍及焉薄暮
抵武則寇不敢傳城走山中遲明一軍具下令蓐食
誓衆謂此輩狗鼠耳卽不敢髡吾郭而掠諸野誰非
吾赤子乎若視吾麾往其勿貳勿虞乃分軍爲兩翼
而身偕五十騎貫其壘數彎繁弱注賊盡飲羽賊小
卻而公氣益蹈厲橫戈直前忽馬蹶隕亂石間賊以
長戟支公公持戟擁格反顧麾下多散去獨蘇某握
血殊死鬪相與力盡而亡嗚呼烈哉時順治己丑四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

月五日也嗟夫公惟不忍斯民之塗炭以有此乃或
謂公少持重寇且遁嗟嗟天下事之敗正坐此一彼
一此虞其相失第自完而以民予寇以寇予鄰豈不
負天子甚奚鬚眉爲聞公戰時裂眦張膽如蹈無人
馬不躓公不死人盡公公不死卒之公死也死義死
命死國偉然七尺以對君父豈不磊落奇男子哉事
聞 天子爲震悼特超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歲壬
辰秋九月磁之人相與廟而祀之在禮以死勤事則
祀之公無忝矣余哀公之忠書其事勒麗牲之石又

爲歌章俾登進者奏焉詞曰環甲兮耀靈駟蚪兮鞭
霆志河山兮蕩激氣風雨兮憑凌生輕兮一羽死重
兮千齡排閭闔兮上帝庭睠故都兮下雲駟陬溼英
兮椒糈薦清鏞兮雕劔神至止兮肅肅靈當戶兮熒
熒荃何爲兮拂鬱鑿裡祀兮芳馨神旣醉兮容與聽
參差兮和平回肅矢兮射狼星駕驚飈兮返穹冥鬼
毅毅兮漳滏覓熊熊兮太清篤舊服兮永奠調二氣
兮康寧

郭山人禱雨記

張鏡心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

庚寅歲河朔乃大暎恒山而下達於廩延暨晉陽潞
澤覃襄之區不啻千里也雲未族而崩雨垂絲而絕
炎威熇熇原隰若滌爰自子朔歷春徂夏而雨師之
弗共職九月矣乃余郡又彫瘵甚公私蕩然故重賑
賑亦惡乎取之嗷嗷者其焉如卽又疆事旁午徵發
殷不獲卽於弛擔以救旦夕而萑苻莽澤間且嗃嗃
動矣民苟須臾其誰甘僵焉殍於路而鬼也卽死又
惡足懼之吾儕老農第以百畝之不易爲餬口恤耶
居無何故黃冠偕山人來語其天崇間救災修禳諸

已事卽無難期諸其厄也則以謂雲雷故屯需孚而解無亦天人參焉第令山人爲之立雨矣嗟乎天鑒下民降厥災未爲偶然蓋天心人事之間難言之矣山人以布衣爲霖卽造物亦奚愛於山人或有術焉以致之吾滋惑爾山人曰否否吾非有所爲也吾修吾誠而或者其宿風無重惡於明神神其鄙我凡吾所爲以忤目愴耳安得罔吾神而符咒是崇卽磔魃囚龍烏用哉於是其言漸聞則郡大夫儼然以二三父老造請必欲山人爲之矣山人第業已言之不獲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

辭乃之郊壇修禳改爲牒上大夫達山川垣瀆之神者三蓋其奏甚令正詞引慝以冀代內之帝所而山人自之山中禱越六日返則輕陰絮絮隨山人來薄暮固雲雨霏微不甚浹也如是者三日夜而郡人爲之語曰天不欲雨爲山人雨山人欲去雨良已於是山人雨旣無徵大夫益不聽山人行相與露冕步禱愈益虔山人刻厲徒跣再如山中與雨師期也比返赤日中天纖雲盡絕氣蟲隆如烝炙衆目駭視俄而片雲突起須臾彌漫風電交作與霹靂相上下未刻雨

如注入夜乃已異哉詰朝大夫詣壇謝四境來聞雨
周城十里十里而外曠如故嗚呼豈真天不欲雨爲
山人雨邪抑人言讖邪皆不可知也於是大夫出金
幣花彩壽山人山人不眎曰我山愚無所事貨也卽
我而貨也猶不受大夫金况我而非貨也其誰貪天
之功起荷片笠飄然去晦臣氏曰山人山之竄人也
性椎無文采事母以孝聞中年棄妻子爲方外遊所
至僊釋宮觀窳堵橋梁之廢必修葺遠近聞山人名
布地相屬山人終不手一錢自益也是役也豈有所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

利而然哉比者東西不靖雍益楚吳閩越歲用兵趙
魏不兵兵之出趙魏焉道又齊晉之寇數中邊卽不
兵猶兵矣厲氣上徹謂于天和若耶此卽雲漢側身
猶難之况匹夫抱誠天地動容斯亦事之至異者矣
嚮令山人而有所利或其質行不素厭於神明卽摩
放疇其鑿焉嗟嗟山人山之竄人也况上於山人爲
民負休咎者哉匹夫抱誠天地動容卽天下事希有
不可爲矣山人郭姓名泰僊肥鄉人黃冠牛姓臨漳
人

重修多慶寺碑記

張鏡心

順治五年秋八月多慶寺旣訖功爰奏諸石而其徒來以記請則余孝廉時讀書其地也寺負地故幽勝綿岡前絡澗水勾纏濃槐修榆清梧茂柳掩映左右虧蔽雲日卽其聚臨潭百家之市東望不見烟火矣屬時和歲易屐齒如織修禊之游於斯爲盛道神鉦者或驕陽厲雨焉逋而其僧寮甚治時時出茗碗相勞也故郡寺無慮數十卽多慶著矣寺肇漢乾祐間歷宋若元遞興遞廢明正統時吾家開士歸端周游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

十嶽爰止是林實經始焉爲住錫之所凡四十載而績用克成巋然帝子之宮視前有加也茲之廢墜是爲以無失其守則端之義仍云乃余於是卽不能無低徊矣余讀書神廟之年天下殷盛桑麻交蔭父老龐耆歌詠之暇選坐西谿石上諸老衲暨高年子弟無不數十輩相從游以爲常迄今思之宛宛如昨日事乃是歲亦卽彗星出三韓東其芒西掃余爲憂天輒至廢匕然亦豈遂意有今日哉迄於今三十年陵谷變遷中外易紀石席轉卷偃焉東逝之波從遊諸

衲暨高年子弟齒髮先後余者纍纍道上卽安得不
泫然出涕而况一刹之介兵火間又柰何不圯失且
盡也先是崇禎中寇起寺僧亡去勿亡者偕鄉民量
諸溝澤一切僧舍以舍往來諸將率矣藏經之閣殿
壁上者紛然播諸其地而剝薦攫食雜焉而輪蹄又
奚有於門廡堂奧邪卽又不良於歲邑里立墟翦焉
傾覆是虞象教擁格諸化人之宮有其廢之則莫敢
舉矣達川者起而新之其有瘡痍之餘舉違其時無
乃滋絀嗟嗟亦顧其人耳往見他招提中僧千指者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

日饒益修業而息之雜治飲食賓客豈其棟宇儼然
而靡風雨鳥鼠之啄卽往往能事無聞焉達上人固
子然者耳聚衆而謀諸長者皆來會范冠蠶績繫赴
義獨多夫固有來之矣計費可千餘緡三年是期而
黯者翬飛圯者雲屬金碧煌煌廊廡簷楹以及繚垣
周舍罔有不葺晨昏鍾梵居然佛土敢曰前人之功
是侈而數世之替舉於一旦何興之易矣嗟乎簪聯
而綏屬者盡天下也莫不金玉相帝卽詩書自好亦
遽廬焉以苟須臾而釋氏者流用能克修舊物優然

見端公於鐘簷堂構之間斯爲龍象兒孫者哉達川
系義昶義昶系了琴了琴卽余主者云諸與於修葺
則王紹禹家柱徐應倉梁楠其人

磁州新志敘

張

潛 翰林院
庶吉士

歲次戊戌爲大中丞膠侯賈公撫豫之次年下牒修
志刺史五玉張公延諸生博雅能文者六人重加補
輯刻期告成余讀之而歎 昭代文德之遠也嘗考
周禮建邦六典掌於太史小史則掌四方之志以佐
之志亦史之流亞也而修史與志其爲難易不啻徑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八

庭國史左言右事總裁分纂各有典司從容於鑾坡
藜閣間投金匱搜石室時給光祿酒脯尙方筆札以
示優異於是非褒貶皆可一遵大君之威福遠倣春
秋近叅綱目矢公力斷無所抑撓故國史之修其業
旣專其功亦易而郡志則否從事者往往長吏及鄉
之紳士稗乘殘畧難乎備世務糾紛難乎精里閭忌
顧復難乎直其難如此磁又接壤幾甸丁南北衝冠
蓋如織年來八部熊羆更番雲集徵求百出其長吏
簿書鞅掌外左執鞭弭右操衡斛日以拮据芻糗爲

事何暇旁及其民直質重稼穡其士敦履樸茂誦習帖括未嘗獵取聲華豫章周明府曾言之立今指昔猶一日也以故先賢如藺公從善羅公綺紀公傑俎公琚李公已生平大節彪炳天壤而遺文軼事雲裔梓親曾無半卷之藏一行之紀其他可知卽有作者雅志稱述誰能無所見聞叩諸冥冥是修志固難而修磁志尤難間嘗考舊志顛末矣權輿於州守張公夢輔後張公珂周公文龍孫公鎡相繼增修在一代中規制旣同釐正亦鮮憶自秦火烈烈陵谷頓更比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九

大清定鼎十五年所雅化濯俗因革損益不無異舊談修志於今實爲始作當使後人元元本本承休踵美焉則修今之磁志尤難也惟大中丞念梁州遠域漸人版章武功將終 天子聖學日懋數御經筵兼詔儒臣纂修國史四搜逸書以待參考天中文獻之區而紀載缺然何以仰承文德也下牒修志以視蕭相入關先收圖籍處勢不同知體則一刺史公克副明命敦致髦士取舊志而輯之是讎是潤自萬曆以後順治元年以來皆補所無舉凡先代遺事

本朝近蹟犁然羅列用備他日輶軒諏採贊裨國史
行見 天子文德誕敷昭回雲漢奕世常新豈不盛
哉是役也余以入覲期迫眇見未叅良用爲愧而又
淡嘉刺史公率諸茂才不畏其難勤勤肆力底於有
成是爲敘

趙公滢聞紀事敘

張 潛

滢水發源於磁之黑龍洞自明州牧雲南劉公安仁
創開灌溉磁民利之歷百餘載至 清初永邯忽以
鄰壤爭水健訟疆吏議卒無成說逮康熙十一年永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

邯復狡謀賄商借口壅鹽艘控之鹽法使者下兩地
吏彙議適知州事憲清趙公蒞任前守噤忌不出一
語公獨毅然主持抗聲置辯力折其論而一時中丞
太守皆有同心乃以滢水還磁山案遂定公謂此事
關磁利害甚大不可使後世無考也因錄顛末付梓
名之曰滢聞紀事余讀而歎曰趙公愛民之心可謂
篤矣士君子爲百姓興利釐弊於浮言繁興獨力寡
和之日非有洞徹之識則不足以見之非有敏給之
才則不足以濟之尤貴乎愛民之念甚篤積仁生誠

積誠生勇而識與才自還應肆出於不窮苟其愛民之心未篤也將悠悠泄泄視爲無足輕重之務可以置之則竟置之矣且一官如傳舍然依違之間瓜期已及輒遷去姑以畱之後人後人將復畱之後人何所底止况乎事起角爭勢出旁竊俯仰瞻顧或灰心於上官之譙呵或奪氣於鄰封之橫厲又以爲非吾一人所得主也率游移遜避兩可其說或至委蛇以從者有之矣百年之利坐是中廢而無取乎肩勞叢怨以伏不測之禍是始焉以不甚切之心當不敢任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一

之事遂以成其不能決之論而民之被其澤者寡矣蓋長吏之不能愛民者其弊如此惟趙公則不然當聞議之興也誠見磁地西逼太行田半磽确惟賴水利所及少有歲入以供國課若以輕讓永邯是扼吭而奪之食也以故會議時鄰人以勢挾之以利誘之甚至以情感之公獨屹然無所動直辭正義卒使強鄰舌撝聲嘶屈伏於理而退此由公平日愛民之心甚篤視民之事猶己之事譬之一身疴癢觸則必應心不必有所命於手足手足不必有所稟之心莫知

其然而抑搔護持自至焉又何暇計乎時事之難易
勢豪之險阻權位之同異識也才也總以成其愛民
之心而已滏閘一事公之心不已昭然共見乎自茲
閘議永定磁民利賴且千百世未艾因相與頌公仁
心惠績與滏流俱弘長矣豈不休哉抑公善政多端
如繕文廟支客兵豁石田皆可述者又不獨滏閘一
事已也

碑陰文附

張 潛

滏水發源磁境建閘灌溉已百餘年近者邯永多勢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一

豪家賄囑鹽商借口壅引屢起奮爭幾欲扼磁民之
吭而奪之食比會議當事未免拘於情面游移其詞
公獨毅然持之悉原委剖是非嚴氣正論侃侃不撓
爭者嚅囁選蠕舌撓不得下其理固足以服之矣具
詳上請撫軍俞水歸磁人立石垂後永杜爭端鹽院
亦竟如議迄今磁民溉斥鹵而滋稻梁饗殮無恙孰
不頌百世之利失而復得皆公之深仁大力貽之哉

重修皮場廟南廊藥王殿碑記

張 潛

磁城東南巽地舊有皮場廟奉祀靈惠王創自明景泰間迄嘉靖時郡大夫李公用中復建兩廡祀藥王藥聖及二十四氣諸神於中其南廡則藥王殿在焉歲久傾圮康熙甲寅郡人黎光久等謀重新之一時闔郡紳士及各信善翕然響應出貲有差而光久則發願首事庀材鳩工任勞尤多其用木植四百餘株甃一萬三千枚瓦三千五百枚丹堊稱之并諸役工直計費白金一百兩有奇經營於是歲七月末旬至八月中旬告成請記於余余嘉郡人敦善趨事爲可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二

紀也按藥王韋姓訊名號慈藏唐人也爲醫之聖爲藥之王隨叩靈應後世習越人術者皆繪像祀之然其行事不少槩見嘗讀歷代名醫贊有曰大唐藥王德號慈藏老師韋訊萬古名揚迹是觀之亦可想見其天懷惻怛技術精良功德遐暢爲岐黃嫡派而歷代名醫所共推爲集大成者矣至二十四氣之說則載在方書昭然可考蓋人之一身通乎造化故必明五運六氣之分而後識陰陽表裏之辨此又與藥王藥聖相輔爲功而普太和於斯世者也 聖朝加惠

元元內有太醫院之設郡縣各有專官無非欲體上帝好生之心委曲調護登民仁壽今藥王與藥聖二十四氣之神實助宣之顧可使廟貌弗飭而祀事荒畧歟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亶其然矣先是皮場正殿圯磁人請於郡守栢公成棟繕之宇廈廊階次第修舉獨南廡久隳尙乏整新無以妥神靈肅盥薦瞻拜者心惻焉經茲重修鱗比翬飛殖殖噲噲髣髴斯燦金碧交輝煥然頓還舊觀藥王之神洋洋在上而皮場合廟之功亦以是始完豈不休哉自今以往願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四

藥王諸神益佐靈惠王大布功德如碑記所載除災弭毒療疾卻兵之事有禱必應加保卹於磁人使老者壽終壯者遂長幼者鞠育而磁人益共沐神惠相與虔俎豆勤葺治以衍香火於無窮則是役真不可以無紀也是爲記凡捐貲姓氏識之碑陰

重建岳忠武鄂王廟記

張 潛

磁東郊石橋自明天啓元年州守商州惟赤牛公改造與城門對當橋之衝東面建忠武岳王廟一區僅丈許窺公之意以爲王鄴之蕩陰人去磁百里而遙

則磁固王桑梓地王之功在天下而德威所及當自
近始以故石橋之成假王之靈以振之將使蛟孽不
興狂瀾永息斯橋鞏固利涉以福民生甚盛心也歲
久濤與石鬪石有泐者官吏不爲之計至庚戌秋大
水全橋遂崩三韓栢公懋禎知州事雅意重修開支
河洩水逼王廟址廟以圯土人舁王像西北關聖帝
君祠東偏奉之議募貲修復適憲清趙公下車謁神
見之慨然曰有其舉之勿敢廢也况王忠義冠古今
乎卽捐金鳩工創正殿三楹前軒稱之繚以周垣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五

砌而道而門以次舉焉丹雘聖髯煥然改觀廟後作
室三以處僧寮規制甚偉視昔加崇加廣加備矣興
工於癸丑八月抵十月告成余於是歎賢司牧之爲
功甚大也表帥一方加惠元元固已副 聖天子共
治天下之意至其地神明有功德於民者亦因之修
廢舉墜廟貌尊嚴獲有寧宇盛以陰相顯佑普利濟
於無窮且王之忠義赫赫在人耳目磁士民欽奉愛
戴數百年如一日故見廟之毀則悲覩廟之興則幸
其於改造鼎新久有同心而或絀於力之未逮或遲

於論之未齊則咨嗟抱憾莫可如何趙公乃能毅然
舉之鉅麗逾舊以妥神祇使士民之鬱者以舒慨者
以慰如釋重負然斯其爲功何如哉記曰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本無二致古君子政成職修民和而
神降之福知其非杳渺之事也是不可以無紀趙公
諱 由選元陞今職灤州人亦次公翁卿之流也

忠節光祿卿塗公祠重修疏 張 潛

贈光祿寺卿前河北分巡道副使塗公祠特建於磁
三十有五年矣歲時父老瞻拜流涕蓋如一日也嘗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六

考祭法祀之大者有五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惟公於五者之祀實兼備云公之憲鄴每
布一令行一事必求其便於民生者慎審出之以故
凡所措施皆堪百世卽如減襍徵以卹士足水利以
福民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逆壤之變風鶴傳警長
吏有棄印逋逃者公獨勵鄉勇練技擊精器械一切
麗譙虎落之具畢備磁爲幾輔門戶衆志成城北拱
神京非所謂以勞定國者乎山左餘孽流入境內哭

聲遍山谷公惻然不忍貫甲介馬揮戈身先士卒寇
知有備乃遯去民得安堵所謂捍大患禦大災有逾
此者乎至於磁將有都閫在公非任戰者也乃曰文
武何常之有吾起家遼左衽席鞍馬豈牧伯而忘之
如主上何如赤子何武邑鳥道崎嶇冒險直前至
以身殉之而不悔人誰無死惟公重若太山斯真所
謂以死勤事者也公功德所及不獨吾磁而磁爲公
駐節之地以故磁之人少者以壯壯者以老莫不始
而感慟旣而思慕終不能忘蓋實有所以不能忘者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七

在也祠創於己丑歲月奄久風雨摧頽周垣半圯椽
檣剥落丹堊黯淡士民展拜其下者皆曰非所以肅
禋祀也因謀共整新之夫崇禮先賢表章忠烈固官
於茲土者之事也宜有同心至於鄴郡七屬紳衿士
民感公之德也涖捐貲協力自不能已庶幾廟貌一
新事竣備勒貞珉以垂不朽公與先司馬志同道合
維余又得侍臯比之側其誼尤篤故敢畧述顛末以
誌景企云

禱漢壽亭侯文

張 潛

原任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張潛謹奏爲仰籲尊神
垂鑒卹佑遺孤以延哀緒事昔弟衍夫婦相踵蚤逝
遺有子女囑潛撫育姪女奩資早備于歸有期奄忽
夭折慘割難言猶子楠蘧翼長多年復染沉疴痢洩
不止纏綿數月勢殊委頓念衍畱血胤止存此兒一
絲九鼎非曰渺小若斯危篤使潛所事不終曷以下
慰泉壤薄伸寄託五內如春惟帝君峩冠今曩莠園
盟誓十倍棣華蒲伏虔禱敢祈鑒此原慟庇及藐孤
俾遂生全無隕支系焚頂鴻仁沆靡涯寧况衍生平
率履修謹亦無大愆以兆餒而宜蒙神矜爲此哀懇
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文昌閣祭告文

張 潛

忠孝之誼神人共趨誠敬所通幽明罔間古聖人以
神道設教總欲憑賴明威扶進人心登於良善惟帝
君陰德顯化久被天壤嘗讀清河內傳知世世爲士
大夫潔身砥節白日秋霜弘濟諸生救焚拯溺及考
化書所載事親則吮疽剔股接物則講讓敦仁立朝
則昌言危行出牧則雪枉賑荒衆美積躬維忠與孝

可謂兼之迨夫鼓叩池之浪以復大讎感金粟之慈而消宿恚勇以成仁悔斯無咎尤爲聖學所尙晚承帝命特司桂籍觀申戒士子文首重德行文藝次之衡優劣以定科名其難其慎不爽銖黍焉懿蹟班班率儒家之正誼吾道之顯功眞足光贊尼山旃翼十哲非如世俗飾說驚愚假於鬼神使人疑爲或然或不然也磁東郊舊有釋迦殿帝君神位供東北隅長胤榕端時爲諸生瞻拜心動謂帝君至德神功斯文眞宰側處非宜異日當令構寶刹奉之壬子與鄉薦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十九

亟謀庀工爰擇形勝方居出震體表向明左帶河流右環州雉建層閣三楹崇臺廣基女牆周屬飛楹洞牕以臨四遠時癸丑年二月二十四日於七月二十五日竣事謹卜吉期昇帝君神像正位其中廟貌莊嚴紫府飛霞如遊故里惟帝君時攜寶杖或跨白驢益廣陶淑啓迪章縫使之敦踐道義而嫻於文從茲相州風氣丕變善士雲昇才人鵲起又以其餘潤澤疲民雨暘時若災癘不興布此膚功上襄王事永臻治平庶幾帝君道濟一世之心於茲彌著薰沐虔告

伏維鑒享

告文昌帝君文

張 潛

嘗稽古典致祭古聖必有配享從祀所以表殊德永道系也夫子學宮之祭附以四聖十哲七十子及漢唐宋諸賢是也惟帝君陰德顯化陶淑羣倫舉凡篤行懋學之儒固所獎進今無錫孝廉堵景濂潛昔從遊熟悉其品行端良學問淵湛真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敢晉神位於閣之東偏庶幾惠泉溢水異派同歸而潛亦得歲薦蘋藻以慰仰止之思謹用虔告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

告堵蓮生業師文

張 潛

違先生函丈廿餘年甲寅之冬夢先生霜雪蒙頭拄杖別余將有遠行已而訃至知以乙卯正月考終豈先生情誼敦至時逼彌留尚不忘執經問業者耶自客秋七月聞訃隨設神位具牲醴蘋藻朝夕哭奠持服期年今者復歲次流火敢奉神位晉祀於文昌閣之東偏惟先生之文行 帝君所取惟 帝君之教化先生能遵從茲羽翼道真相得益彰翬氣則無不之也何北何南是亦可以妥先靈於茲土矣聞錫山

道南書院鄉大夫已奉先生神位配享其中其生平懿行別有紀傳不具述云

祭蓮生先師文

張 潛

乙卯秋七月朔一日端木世兄至得吾師乘箕之信相向哭踊設神位變服陳牲醴每朔望拜奠逮丙辰秋周一歲乃遴使齎誄章賻儀走三千里致祭於吾師帷前嘗讀大易乾卦六龍以潛爲首當其確乎不拔而閑邪善世之道與幾存義之詣德業及時之功聲應氣求之感先後弗違之識諸德無一不備第君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一

子以成德爲行厄於遭際行而未成是以弗用龍德豈以是較優劣分大小哉今觀吾師蓮生先生蓋龍德而隱者也先生心存慈恕行有坊表生平無一事不可告人而又淹貫經學湛思淡入有茂先之博而擇其精有子雲之奧而出於正所構制義伐膚取髓言言名理爲帖括家所未曾有間作古文詩皆雅練可傳以及象緯河洛奇門遯甲陰符家言無不曉暢胸中經濟若河漢無極也鄉薦舉戴記第一癸未南宮之役主司擊節歎賞以次作謄錄譌落至不可句

置之相視痛惜自是絕意仕進已而有西河之疾開
帳授書從遊者數百人有叩必應無幾微倦色門下
士多取高第成名於世久之或缺焉不報先生亦不
較也家業中落麤糲有以自樂至於邑中有大事當
興當革長吏就政先生先生必以正告之值歲荒每
首倡捐金賑饑不以終窶利民濟物之念少衰蓋行
年八十如一日也豈非龍德備躬隱而未見與見惕
躍飛有殊哉抑考昌黎氏之原道也曰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遞傳而至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一

其傳焉明有統也其後宋有濂溪明道伊川紫陽元
有靜修魯齋明有文清陽明皆學有淵源本心得而
見之著述事業承堯舜之系接鄒魯之傳如吾師體
仁履義耄期不倦淵然裕內聖外王之學庶幾爲一
代大儒而可以繼道統於勿墜矣維潛受知最濶受
教最切甲寅冬夜夢吾師拄杖過我霜雪蒙頭語余
曰將有遠行已而聞卽於乙卯正月長往豈先生尙
綣綣於及門士耶嗚呼痛哉以先生身備龍德而承
道統故今日致奠不敢僅爲哀些之詞而揮涕歷敘

之如此伏惟尙享

內翰林院學士藺公有恒事實

張 潛

公諱從善號有恒洪武癸酉科解元由教諭簡授翰林院編修輔皇太孫公行端貌重日侍講讀所陳皆帝王大道經先師孔子定者一時同事陳山張瑛等多遷顯秩而公畱滯不調日坐東閣中紬書暇則取秘書讀遇休沐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意泊如也公方正沉靜歷四朝猶一日晚以次遷學士宣皇卽位方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三

嚮學公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上慰畱之又四年乃得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溥等各以詩送之有縱知捧日丹心壯無柰凌霜白髮何之句

刑部左侍郎羅公尙綱事實 張 潛

公諱綺號尙綱宣德庚戌科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大理寺少卿遷刑部左侍郎英宗北狩部議遣使迎復公慷慨請行副正使李實往時敕中惟言報禮不及迎駕公驚訝詣內閣白之爲興安所阻至沙漠謁上

皇多方開諭也先得許歸上皇復與北使同至山西
調回一帶擾邊兵馬往返塞上凡三月過赤城賦詩
有何當借此池中水一洗邊塵萬載清之句過海子
賦詩有當年富弼無多讓一寸丹心貫九霄之句始
終不辱命松潘蠻判土豪王永攻陷關堡都御史寇
淡不能治以公代之公雄偉有謀善斷出奇取捷開
布恩信臨以兵威克羅俄監燦悔過降擒永族之松
潘在萬山中運道艱險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公曰
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勇夜銜枚分道搗巢攻破樸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四

爬諸寨擒斬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然公志在招
輯破剔體格一切以簡易治與接盃酒歡番人畏慕
終任不敢叛公後亦以是罷歸石亨曹吉祥擅權專
恣公時爲都御史糾十三道御史劾之上怒逮治下
詔獄會雷電大作得釋官至刑部左侍郎公事母以
孝聞廬陵羅倫爲作羅侍郎瞻雲圖詩

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紀公士英事實

張 潛

公諱傑號士英成化乙未科進士少勤學貧而不貪

人有失金帛者守之還其人初授廣平縣令禁苞苴
懲豪猾恤老弱歲饑重加賑濟不責其償仍焚冊籍
以絕後官追補又令民多植桑棗備凶荒後擢南京
御史一時以老成練達推之理上新河稅料數四倍
於常秋毫無染天長縣巨猾史浩構訟株連七百餘
人年久不決公覆按盡釋之以中貴蔣琮橫恣占官
民田連章刺劾左遷同州州判遂致政家居儉約讀
書教子足不入公府子純嘉靖癸未科進士陝西西
寧兵備道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真定李公月賓事實

張 潛

公諱已號月賓嘉靖乙丑科進士初爲戶科給事中
條議時政抗疏叅中閹孟冲怙寵恃恩竊亂威權亟
宜懲究直聲大振時太監崔敏等奏請買年例金寶
公在上言畧云崔敏等請買猫睛祖母綠珊瑚瑪瑙
等項蓄詐懷欺意在假公用以充私橐致陛下惑於
邪說臣等及部臣執奏槩未俞允前陛下臨御未幾
卽下詔停買珠玉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珠買

玉傳帖屢下人情洵洵謂陛下詔書不信請已之并將敏等速行罷斥今後內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詳可否該部執奏敢有徑請內批者卽係欺罔從重治罪上大怒謂公沽名犯上杖一百繫刑部獄以同官合疏請寬得釋爲民神廟登極時起兵科給事中復謫常州二守改南考功秉公持正黜陟悉孚輿論遷大理寺少卿讞獄詳審釋無辜者三十餘人已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眞定公安流移飭關堡練將卒其尤著者在絕苞苴之風一日公病甚眞定守爲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六

經紀其後事見公囊篋蕭然公內君痛泣謂歸且無置身地守因會各屬贖鍰若干以進公少間曰若以利點我耶病愈且聽糾矣公病竟不起其清正蓋如此

先考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湛虛公事

實

張 潛

先公諱鏡心號湛虛字悔臣天啓壬戌科進士初授蕭縣令覈釐餘首地賦得數百金代民抵衡沒地稅調定遠重辟張國選孔國槐冤獄數十案覆審盡出

之再調太興丁卯大侵清胃割俸得三千金糴米代
民完一歲漕糧全活數萬人太史倪公元璐爲詩十
章美之有漢書載有張堪在未必漁陽敵海陵之句
以卓異授禮科給事中封章數十皆天下大計邊事
孔棘上防禦八策劾薊督失守矯飾東撫擁師逗遛
侯鎮縱兵焚掠中外凜凜時上求治過急漸猜忌公
陳中興十二事謂公好惡愼喜怒布誠信去訶察辨
忠佞惜人才省刑罰抑躁競嚴保舉行蠲恤汰京兵
任樞撫閣臣宜興公方以刻淡希上旨遺書稱公疏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七

直方魏徵十漸公答以主上嚴輔臣宜濟以寬乃臻
盛治雖拂其意不計也有太宰專擅特疏六可商糾
之寇掠河北公疏請分懷濟輝林靈陝武涉爲四路
以專責成左鎮良玉忠勇宜益兵而置監軍設諳練
督臣率晉豫將卒刻期會剿無使滋蔓以吏都給事
掌大計烏程欲有所釋憾授意公公笑曰吾知奉法
耳焉能代執政報復哉其強毅類如此丁丑由南光
祿特簡總制兩粵時粵海氛連賊猺孽相繼告警公
次第撲滅之其軍功最大者一在乎楚寇上命沉虔

合粵會勦公授計驍將林宏縱火力攻破高獠源紫
獠源二寨斬獲剗平王郭子奴數大寇功第一其一
在撫峒寇盤古十八峒賊據二百餘年公以勦脅撫
擒元兇蘇鳳宇正法餘不問撫民一千三百餘拓田
一萬五千三百畝估田價木植二萬六百餘金其一
在定南交黎莫交惡而黎順莫逆西撫控馭失宜黎
忿思逞部議興師公奏當詳內畧外使之兩存未可
輕動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厲兵臨隘宣布恩威
黎始斂服己卯長安戒嚴公簡勁旅三千人勤王獻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八

紅衣銃三百位清曠銀贖緩四萬四千金助餉粵山
多田少歲少儉民且流離公撙曠節浮得四萬金下
令各屬積穀統糴一百八十二萬石陳陳相因後賑
荒救濟數十萬人公性故廉介藩臬總戎以下無敢
贄見有老吏乘間言往例某羨金宜取大怒立褫之
及內召行李蕭然粵民觀歎謂但飲龍江一盃水云
辛巳陞兵部左侍郎又陞兵部尚書總督薊遼以母
病請假送歸時寇正攻汴公疏請於河北添設鎮臣
以杜窺伺於蘇門舉行鄉試以收人心皆救時急務

云甲申闖逆渡河公棄家微服避海外青峯頂聞鼎湖變北嚮痛哭絕意仕進 大清定鼎公始歸疏請終制杜門註易不接冠蓋自號雲隱居士撫按交薦終不起公孝友性生生平慎擇交與范公景文蔣公德璟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劉公理順賀公仲軾爲莫逆友黃公以諫言廷杖下請室妻子至乏炊爨公節俸三百金恤其家後黃公賦詩四章爲謝有患難勞相卹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之句至加惠梓里則當歲庚辰大饑捐千金賑本州士民特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二十九

疏請免磁賦淇十三四年欠賦其他懿行甚多備載志傳難盡述所著詩文有孝友堂集大易解陰符經解百餘卷劉相國正宗曰當有明之季封疆破壞內外衝決秦楚豫之間賊無日不蹂躪而刈屠之况嶺南交夷上獠夾錯牙孽苟非威德重臣曉暢大體者以鎮撫其際則早無兩粵矣迺海宇崩解獨粵土晏然希受兵革豈非公之功有出於韓襄毅王文成上也歟蓋襄毅文成爲之於天下全盛之日則易公爲之於天下已亂之日則難使其久任中樞不以憂去

位或者敗亡尙未至此極也公生平不立崖岸而沉毅能斷大事事親孝家法嚴謹視子弟才質各有所成立有猥橫者卒置不較其石交則倪公元璐黃公道周范公景文劉公理順諸君子皆仗節死義稱於後世者也至公經世大畧載在國史誰不知之所難者公當國家顛覆之日出任巖疆入筦樞軸兢兢不支矣乃得身名無恙及流離轉徙而皆有以自全復得賢子孫晚受景福逍遙泉石者數年塵累卒無所濡染公眞完也哉嗚呼後之人其有以知公矣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

漁洋橋記

張 潛

大清定鼎十一年歲次甲午靈雨三月居民罹其魚之厄者鄴郡爲最司牧交章上籲 天子惻然浚已溺之痛停徵議蠲甚盛心也相臺南逼濁漳洪濤瀕洞實界子午之衝輪蹄錯道每入秋水落輒建草橋於豐樂鎮講武城間以濟往來然河身浩濶幾三百丈歲費臨安磁金錢萬計而沙土流徙旋葺旋圯里下騷然是歲積雨助之河流驟發視前不啻倍焉屈指營構屆期策無所出北稽州志漳橋初建五吉後

始下移今昔異宜五吉之水且分爲二有未易議復者少叅抒赤胡公憫然憂曰漂蕩子遺奚堪重困深懼無以上承王命乃進士民而商之予時以省侍家居憶曩者林慮之行道經漁洋俯見河流潺潺褰裳可涉土人支木其上覆以茅終歲勿壞蓋由此地西接太行水瀉石上兩岸土固而陜以故橫漳奔逸底是怒者以平漫者以斂其勢然也則居今而議改橋漁洋殆若天設云遂悉其顛末偕闔郡紳士爲胡公言之公曰不傷財不勞民是余心也刺史文遠何侯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一

奉命親履河干度道里之遠近相州渚之廣狹亦謂莫便於是一時起而難之者仍不能不鯁鯁過慮曰驛騎得無罷頓乎荆棘初翦伏莽乘之致貢乘輅而過者得無有戒心乎胡公曰不然由鄴抵磁七十里耳益以數里不足爲馬病也且孰與病民其間闐闐櫛比置守望司之復何意外之虞其議遂定乃請於制府李公撫軍亢公併報可估財庀工計日告成其費僅十一二而基址廣厚有加適值大兵南來摩肩擊轂言言將將繹絡而渡凌風濤於踵趾之下如履

砥視矢焉不亦偉哉余因而知可與樂成難於慮始不獨凡民爲然昔晉杜預改橋富平津在廷議阻者半比落成武帝率百官會集舉觴屬預曰非君橋不立也預後亦以功晉位鎮南大將軍豐樂亭侯後世士人一行作吏凡所以爲身家計不患不工及行一便民之事輒多回惑於中非憚始事之艱樂與因循則懼浮言之起罔敢執咎卽昭昭乎灼見無疑亦以爲一官如傳舍僥倖無過量移而去吾事畢矣何役役分更爲余謂此皆未於民瘼深加之意耳果加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一

意則視斯民利弊不啻疴癢之中體饑寒之切身有萬不能已於抑搔服食者又誰得而禦之惟我胡公平日興利釐弊凡可爲民請命惟力是視故茲者改橋漁洋毅然必行功約利溥澤在奕世以寬民力至仁也不撓羣議至明也上承 聖天子停徵蠲免之意軫恤元元至忠也推是心以往出而建牙旬宣柔遠能邇屹乎爲國長城入而補袞調燮必能以民爲邦本之旨朝夕進規勤勤乎用人行政期於拯兆姓之艱危躋一世於仁壽行與杜元凱功名先後齊

信乎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是役也始於八月十一日
竣於十五日橋縱亘三十丈橫一丈五尺州及兩縣
分營各十空木植物料取諸舊貯之餘給之不以煩
民檄查會計始終之者叅議胡公養忠遼東人理其
事者州牧何侯中舉瀋陽人而安陽傅侯龍騰江陰
人臨漳萬侯廷仕宜興人共襄厥成夫珥筆以紀循
績固余職也且以示後之人無忘斯烈也

良方橋記

張 潛

磁爲後魏臨水地太行諸山峙其背滏水出鸞駐神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三

廡兩山麓下潺潺西瀉折而南又折而東蓋環城三
面焉城百雉崔嵬池廣十丈深二丈寬堤周屬高廣
各丈有奇其水則西引滏河自五爪渠注之一望瀾
漫樹以菡萏夏秋之交馨聞十里城東城隅池岸去
滏河三百武許地勢窪薄冬土人決堤洩水拳茭擷
藕遂不可塞久之衝嚙近堤六七丈皆圯矣老僧雄
儀浙人也以堪輿名遊磁見之驚曰此良方也良爲
山宜聳乃缺又西北天廡東北天馬馬陷祿空虛名
浮利以吏治則蹇以民藏則耗以士氣則頽以宦履

則滯無一宜者非建橋以關闌之不可回思吾磁已
事歷歷如操左券乃不能不疑於風氣使然矣前此
蒞茲土者間議繕修率以衝繁中罷巡憲楊公莪蒿
來治鄴都戊戌夏周覽地形慨然曰因勢補救以興
利此子民者事柰何弗圖乃割清俸鳩工飭具建橋
水口上經始於某月日越某日告成橋亘二丈濶丈
有二尺高二丈甃甃一券表裏堅凝内置石牖司啓
閉而向之洩者以固缺者以完疑者以釋吾於是歎
公之加意於磁甚篤而所及者遠也嘗聞青烏家言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四

挾山川向背之勢決人世吉凶之機過張其說以愚
人人亦從而信之往往爲儒者所不道然稽古周禮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求地中而公劉
居豳旣相陰陽復觀流泉比周公營洛乃卜澗水東
澶水西詩則美其允荒書則贊其作休是古聖賢寧
民福國又未嘗不以度地相宅爲首務而汲汲從事
第患從政者獵取聲華輒疑山川形勝之說近乎迂
誕吉凶皆未猝驗而畚鍤之興上非申於功令次不
登於薦揚於是置其所緩圖其所急惟公不假帑金

不煩里役毅然舉之蓋緣視吾磁猶一體災祥之來有感必切疴癢之發有應必周以故人視若緩獨見爲急而殷殷在所必舉則凡人所共急其無不舉可知也治行之難也長吏苟賑饑寒平冤抑所濟僅一事一時猶足傳誦弗衰詩不云乎無俾城壞今者良方破壞全城受之其爲利害當不第一二世已也則我公此舉嘉惠來茲又誰能量其所及耶不寧惟是公自駐節來善政鱗次難具述若南征數萬之甲雲屯滏上公再理芻糗神其用於不激不隨間士飽馬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五

騰市肆無擾厥績尤著今 天子雅重吏治每簡叅憲高等入弼九卿公眞其人也則朝廷行且不次用公以旣其長吾磁又何能私公獨是吾磁自是風氣維培井里少充黨庠少振士之出而圖吾君者少克自見皆公有以造之他日所以相與俎豆公者又寧有量哉公名春芳北直興濟人是役也捐金襄之者州牧張君瑞午遼東人終始董其事者都閫甯君敬武順天宛平人州判任君佺山西沁源人三君負偉畧故能協恭以舉盛事云

東閘碑記

薛所蘊
禮部侍郎

石何以立也曰爲濇渠也濇渠何以立石也曰紀功德以息爭也渠何以有爭也濇有水濇人建閘渠以自漑鄰封窺之故爭也是石何以息爭也直鑿濇水源流閘渠顛末以見直省之迴不相涉故爭息也爭息故民被其休志功德也時余復命過濇濇青衿父老徵余言爲記余不敢以靡詞掩實事因質言之按濇河閘二道一建於郡西十里之槐樹村分南北二渠一建郡東北二十里之琉璃村是爲新渠創起不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六

自今始也迨我 清朝鼎興藩司蘇公首分巡濇上公允文允武克剛克柔念邦家新造烏驚獸挺之餘收拾人心爲第一事撫赤子則鴻鴈集澤肅寮窠則河朔風清滅土寇於竊發無敢有飲馬漳涘靖妖氛於蠢動遂屹然鞏我封疆大兵突臨芻糗告急公處之裕如權宜酌於一時經濟準之大道至於請兵以衛金湯觀風以作髦士凡利必務興弊必務革一切憲政聿新不能僕僕數自其初下車咨民利病卽爲興水利爰命官分治授以方畧躬歷三渠於中廢者

更鑿之壅陷者排滄之民安享樂利慶維新盛治焉
滏北與直隸廣平府接壤滏水經其地攷歷來雨暘
時若之年源盛流長餘潤可以及鄰國若乾封則滏
人自漑不贍矣乙酉歲旱魃爲虛邯永之人將漁鄰
之利爲利懇諸廣順道以竿牘致蘇公求啓滏閘必
瀉滏水公以理應之謂此閘一啓則滏人之苗槁矣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無乃輕重倒施耶拒弗許邯永
人謀無已復懇之直隸撫按移文豫中兩臺以及公
謬謂滏河發源於沁水且其境石碣所載有分水等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七

語公曰吾不可干以私獨可懼以威乎隨檄滏郡守
遡流窮源期以實報乃滏水則自郡西三十里黑龍
洞中發源而沁水則出山西之澤州境相去數百里
行峯巉嶽卽飛流濺泳不能相及何啻風馬牛也果
發源於沁沁之人豈不能爲閘而磁且先邯永而涸
矣稽碣石所載及邯永二縣之人計月分水竝無一
字與滏陽干涉也公毅然秉直歷敘滏水源流閘渠
始末以詳復豫兩臺兩臺咸直公如公文以復直隸
使者邯永之爭遂息則滏人得永食其利皆公賜也

滏青衿父老恐日遠無據鄰封復生覬覦故謀立石
碑遵久勿渝永杜爭端於來襮乃余閱請青衿所持
廣順道叅文內云滏水由磁州遞及邯鄲永年此水
勢也永年不能求涓滴於邯鄲猶邯鄲不能求涓滴
於磁州也磁州之閘建於磁州之河昔日之建邯永
之人誰能禁之今日之閘邯永之人又誰能啓之求
其放旣不可轉云借亦難強誰不從地方起見肯以
一勺與人至石碑所載計月分水永民能持此與邯
鄲爭終不能與磁州爭也此俱文中之言明白簡直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八

可作永邯供案以來文處來事鐵案如山公以事不
可不存諸石也考周禮民功曰庸書於太常今記庸
廣樂利於無窮息鄰境之爭予滏人以永久之利乃
分巡河北道太叅蘇公之力之功也鑿於石使百世
下稱功頌德不衰且俾後之人知渠成不易歲修舉
勿替以衍於靡窮鄰封再有啓爭隙如今日者視此
刻文

重立程公碑記

張榕端

州人翰林
院編修

磁東北距城三百武許地舊有宋大中大夫程公祠

蓋明萬曆十七年州牧劉公光先重建祠碣則司李張公應登爲文誌不忘也嗣州人士以瞻拜未便遷公神主程子祠而舊祠寔廢獨孤碣笏立道傍雖歲久剝泐按其文尙得梗概康熙乙未磁紳士慮前跡就湮也謀改樹碑程子祠內釀金運石尅期待鐫問記於余顧余鄙陋不足辱貞珉然竊幸前賢風流未遠載筆紀績又余職也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珣字伯溫河南人幼穎異識鑒淵通慈恕剛斷歷仕有異績載在國史者不贅陳卽其刺磁也值熙寧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三十九

新法一時守令奉命惟恐後公獨抗議持其未便雖忤權相蹈不測弗計也磁經五代蹂躪迄宋中葉邑井丘墟民聚族處者率取水城外每午夜男婦越城行汲往來雜逕行露是虞公惻然動念卽於城內相度地勢穿井十三眼旋獲甘泉磁民使之又磁西背太行故多山滏水出神麇山麓下潺潺西瀉折而南又折而東蓋環城三面焉每夏秋霖霖河水泛漲山谷波濤助之衝沙嚙岸一望瀰漫居民田廬率爲波臣所有公毅然曰誰實司牧而令民其魚乎亟捐俸

鳩工築隄障之不憚始難不撓羣議隄成亘西南數
十里前之怒者以平漫者以斂宅隩安處至今爲利
嗚呼此公之德磁真百世而不祧也哉先是公判南
安一見濂溪先生以其學爲知道遂使二子顥頤往
受業焉卒傳受微旨爲世大儒後隨任磁治讀書講
學文教寢昌磁人追祠二程子文廟東偏繼復奉公
神主妥侑其中至今相傳爲三程夫子祠云今 聖
朝敕修信史凡前賢名蹟悉加纂述如公豐功碩德
洵宜表章勿替者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有其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

舉之莫敢廢也公之德磁如其大且久前之人既
從而表章之矣曾幾何時竟令斷碣遺文滅沒於夕
陽衰草亦可慨矣及今不爲述志將後之人竝斷碣
遺文有不可復識者豈磁人俎豆前賢之意哉則是
役真不可已也爰泚筆臚次梗概竝識同事姓氏於
碑陰

重修磁州學記

任

塾

磁州知州

今二氏之學侈矣然其氣運有盛有衰其百畝之宮
有興有廢而惟聖人膠庠之地則萬代不可泯誠以

聖帝明王治世之本忠臣孝子肄業之基舍是則無
以觀化之原也故我 皇清翊運

世祖章皇帝當金戈鐵馬之時他務未遑而首惟學
校是飭迄我

皇上崇文講學尤孜孜於璧水園橋加意焉甚盛事
也爲長吏者承風稟令豈備官而未之聞乎柰何等
學宮於巢幕而聽其漂搖風雨之間耶余曩者出宰
於洵洵之學蕩如也固已崑精勵意傑然修舉之爲
畿東冠及辛酉秋量移滏陽道過燕臺數晤太史公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一

張子大先生言不及其家事惟州庠用惓惓焉余蒞
任之明日遂於瞻拜之餘觀其地勢形便較洵固大
勝然殿堂而外無復鉅觀接圖而索之問孰爲宗師
坊則指荒烟蔓草者是問孰爲尊經閣則指敗瓦殘
椽者是問孰爲甬道宮牆孰爲泮池櫺門則指糞土
之壤與枳棘之叢者是於是進諸士大夫而詢曰滏
陽非中土名區哉聞自趙周臣以文章爲金人師人
才遂甲於鄴下而學宮數堵聽其凋敝若此其謂之
何士大夫揖余曰滏陽學宮素稱閎壯柰歲久漸湮

而蒞茲土者每以衝途疲於奔命不暇爲補葺計前
任趙公雖經營之而未竟復值年穀之不登諸生將
半菽弗飽安敢爲時紕舉贏乎今欲謀其成績非公
不可余聞之愀然曰誰實司民牧而作之師哉夫酌
流而不忘源登枝而不捐本食詩書之澤而忍令學
宮淪於藜蕪將安執其咎乎乃捐資爲倡諸士大夫
和之因而輿情樂輸雲蒸雷動材且積於庭粟且盈
於倉工且備於室一甃一椽不以毫髮累閭里於廢
者創之於敝者新之於凸者平之於狹者擴之粵壬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一

戌仲春經始不期年而告竣巍峩壯麗廓然大觀太
史公聞之喜愛致書命爲之記余笑曰太史公負燕
許手筆且日讀中秘書久矣海內推弘文已胡不一
揮毫而令余自爲之記是欲余侈功乎哉夫余何功
之有考之易蠱之後繼以臨觀姤之交有其萃升是
知爲天之啓也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之力也余不過
藉手以告無罪已耳烏足爲貞珉辱乃猶不辭而記
之者非徒誇廟貌之崇高而已蓋將進多士而勗於
學方今 聖天子作人化洽卽十室之邑亦可稱詩

書闐闐焉二三子誠入廟而思其故尊聞行知明體
達用處而蘊黼黻之章出而炳旂常之業弼中彪外
後先輝映則以珂佩而標里門也可以文獻而帥海
宇也可顧瞻宮牆庶幾常守此丕顯而赫濯也假令
以今輪奐載美者僅爲朔望瞻拜之區以今肄業其
中者止爲出入遊觀之地是猶視學宮亦二氏之星
壇梵宇耳豈余與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修舉之心哉
是爲記

重修磁州學碑陰記

張榕端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二

磁爲四達之衝在秦漢亦邯鄲地與臨淄宛洛列稱
五都蓋其地襟帶漳河南通大梁北枕燕趙東西控
引齊秦爲往來孔道今繁華雖不逮古而輪蹄畢湊
凡吏斯土者皆疲於奔命不得息日則趣辦薪芻庀
治傳舍往往秉燭治文書達曙曉未交而四郊之供
億又見告矣故雖有長才泣任所問不過簿書期會
而已畧不能於風化根本人材養育之地有所措意
亦事勢然也州舊有學學在州治東隅其初制甚宏
壯後乃日就頽廢幾鞠爲茂草矣先是康熙十二年

州守趙公纘實始慨然經理之鳩材飭工規模創立會軍興未底於成余輒爲心畫之至康熙二十年秋皖水任鶴峯父母奉簡命來守是州公起家進士先令洵著循卓聲適余在京師相見語次詢及地方利病甚悉余卽以學宮事爲託謂趙公爲未竟之緒公宜繼起而光大之公允諾下車謁聖之日卽訪舊規集州人士謀所以成工者乃捐俸以率衆衆翕然響應凡梯衡節稅圯墁陶甃之具指顧具備不費公帑不擾里役而殿堂之丹雘未施者高閣之頽敗未葺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四

者宮牆門房之傾圯廢壞者不踰年間嚴嚴翼翼鼎新傑構嘻何其成者速也余以爲蒞治之本在於廣教化勵風俗董子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也夫居師帥之位而欲盡宣化之責舍教化無由矣昔先王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庠後世一州邑之大僅存一學而爲長吏者又不知務卽知所務矣而耳目疲於酌應筋力憊於趨承或遷延卻顧歷數年而不能舉其政今公之蒞吾磁也甫及期年又當王師之凱旋軍旅絡繹之會一切治舟車供靡

履皆於公乎是賴歲又不登諸士之肄於學者皆菽水不繼度亦時絀舉贏事之不易集者公獨能毅然經畫迄工成而勞費若不知余於是歎公之實心任事興賢育材爲能助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化誠知蒞治本務無愧於古所稱師帥也歟夫天下事莫難於倡倡之矣又難於繼今磁學之修葺有趙公倡之而公能增大其業矣自公倡之而後之守是土者獨不能以時振興使菁莪之澤常存城闕之譏永息乎公旣竣工郵示所撰碑記余喜公績用有成而又欲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五

諗於後之繼公者使咸知所留意也遂并識於碑之陰

重修磁州儒學碑記

張榕端

今夫吏治民生之最切者不逾教養兩大端而夔倫之所以明人心之所以正民風士習之所以移易變化則惟學校是視余曩者濫竽司成竊見辟雍鐘鼓之盛因念鄉學之建置實與辟雍相表裏爲之司牧者苟非達治體重化原於庶務旁午之時克修舉其廢墜則類宮之設祇爲具文其不委於茂草也幾何

矣磁學舊制規模弘敞前州守趙公憲清任公鶴峯
相繼修葺載在郡乘今幾二十年風雨飄搖傾圮日
甚歲戊寅春爲州守蔣公蒞任之三年治行化洽百
度聿新朔望展謁之餘不勝愨焉增慨爰進諸生而
謀之皆相顧有難色公曰庀材鳩工此有司事耳余
不敢以煩多士惟是若者朽泐宜易若者殘闕宜補
若者漶漫宜堊飾若者卑庳宜崇閱幸悉劬余所未
逮迺哀集木石瓴甃之屬諏吉工興委寮佐董其役
自大殿兩廡而外門池坊表庖溜廩庫鄉賢名宦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六

祠凡居殿之前者罔不飭矣自殿而後次堂次齋次
閣次學署咸釐然備舉自殿而左啓聖祠修矣而文
昌祠竝麗焉程宗祠重建矣而程井創亭焉始於仲
春迄於季夏凡五閱月而落成是舉也不藉諸民力
不釀之紳士亦不損諸公帑而獨捐清俸以告成功
磁人士謀紀其事於石公曰無庸也吾豈市名哉聊
以殫厥職耳然懿好在人義無容已相與徵記於余
余方衡文江左聞公斯舉不禁引手加額而歎賢司
牧之振興風化爲已至矣蓋吾磁當子午之衝車馬

之絡繹冠蓋之往來供給之煩難符檄之倥傯迄無
寧晷卽有精敏強幹之才亦惟治館宇謹候人覈牧
養之情勤問芻蕘之出入期無廢事斯已耳孰有如
公於裁決簿書勾稽金穀之下而獨畱心於治化之
原殫力經營使明倫育才有其地此人心風俗之所
關非僅以侈吏事飾觀瞻已也方今

聖天子文德誕敷聲教四訖公能仰體右文盛心而
承風布化則吾磁之弦歌羽籥不與辟雍鐘鼓同其
於樂哉余願多士奮興淬礪處爲端士出爲偉人無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七

負公之德造計可矣公善政麟麟未可更僕數余祇
就學校而紀其畧云公諱擢字試可順天大興人州
判米諱愷司捕傅諱登吉皆董厥成者也例得併書

募修竇侯祠宇疏引

湯傳楷

彰德府知府

從來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道福善禍淫之理神之
於世固已昭格不爽而况忠孝節義之氣上以輔天
綱下以維地紀中則扶植人心關係甚大宜其生而
明聖歿爲明神廟食百世粒我蒸民於無已也若侯
之家世節概心齋馮公之碑陰備矣無俟贅述卽其

職司霖雨有求必應其爲功於國計民生者甚鉅而况磁之爲州棲於大陸百姓墾菽無車庠之備惟滄陽一河通溝濬渠以資灌溉而猶虞不徧一或驕陽肆虛地盡龜坼春旱則憂無麥夏旱又恐無禾假令神德弗昭日從事於封羊投璧盛樂雜陳終不能轉焦土而潤澤之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若侯之靈爽則不然每逢蘊隆災祲有司率寮佐紳耆詣廟醮酒隲詞必油雲頓布甘雨載塗轉荒歉而豐登一如響之應聲焉是實護國之明神庇民之福主也卽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八

峻其廟貌美其輪奐猶不足以酬神貺於萬一而可聽其傾圮以至今日乎此州牧蔣子汲汲乎有募修殿宇之舉也獨是世風不古緇黃者流創爲淫祠惑於果報之說檀施雲集建立甚易及語以忠臣孝子之碑宇祠坊必且視爲不急謂其不能禍福我也今則侯之忠義如此侯之顯應又如此則凡福我黎庶穀我士女食侯之德而無不願報侯之功者奚啻去果報之說於萬萬有不大破慳囊而樂助者哉且蔣子蒞任以來實心惠養苟無裨於民生亦決不肯興

茲無益土木余故樂成其志率先倡捐并數言於首以爲衆姓勸

重修城隍廟碑記

蔣

擢

磁州知州

嘗攷之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邑明裡嚮蒼所在俱有城隍之祠其卽古社之遺意歟城隍有祠肇於明洪武三年詔天下府州縣建立其封號在府爲公在州爲侯在縣爲伯又有威靈靈佑顯佑之殊亦若設官分職郡守州牧縣令之不同責綦重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凡封疆之界山谿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四十九

之險皆所以域民而保境也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神之以此稱者不獨祁寒暑雨保天札之不著疵厲之不生旱潦饑饉之不作而尤以設險域民爲最要耶余載稽古之建國立社於右左陽而右陰陰主殺故軍中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正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之說由是說以推刑戮之權旣主於社則城隍之神亦得而操之凡大憝巨惡爲國法之所必誅雖鳥鷙獸散而卒不能逃乎憲網者皆神有以陰殛之而禡其鬼非盡出乎

人力之區區也余自丙子夏奉 命承乏磁守至今
四閱歲矣每值雨暘之弗若歲事之不登數禱於
城隍之神輒應若桴鼓迨去秋興盛村三命之戕異
慘奇兇主名弗得余潔蠲肅志昭告於神屢降籤辭
示以必獲洎偵人四出茫然莫知所趨余亦幾疑靈
爽之弗可憑歟胡久之而不一應也今歲首春始得
羣兇姓名數月間次第就弋庭鞫之下不惟磁境三
命原委悉白而汲邑三命安肅二命亦情狀瞭然爰
書遂得立定噫嘻此豈人謀所能及耶且良鄉蘭州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

兩番擒獲皆實繁有徒豨突狼奔勢所必至而若輩
倪倪忸忸若孤豚伏鼠非冥漠中有以默制之當不
至此始信籤詞之不我欺而刑戮實維神是司矣設
險域民之舉豈爲明裡報賽之具文已哉廟在州治
之北焄蒿盼饗垂三百餘年隆慶壬申因水患重修
其寢閣七楹則建於 國朝順治乙酉若繚垣及寢
閣之東西配樓甬道左右隸亭巷口石坊皆創造未
久惟正殿暨外軒兩廡朽泐欹傾朔望展謁無以肅
恭將事爰捐薄俸竝勸紳士里民各助已貲庀材鳩

工撤殿之椽桷椽瓦而易其舊外軒則爲重建焉他室宇之罅者補之頽者植之漶漫者聖飾之碧瓦朱甍翬飛鳥翼皆煥然聿新庶足以妥神之靈而余亦得以稍抒其嚮荅也工始於二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六日而落成今而後災沴潛消奸宄斂迹民俗熙熙皞皞漸措刑戮於不用則更望神之陰祐而默相惠斯民於無疆也哉遂礮石紀其事

重修關帝廟碑記

蔣 擢

勇可以讐萬夫而力有時而或屈義可以服百世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一

智有時而或窮然其可以屈可以窮者人也其不可屈不可窮者天也如 帝君當日奮起草萊從事昭烈倘削平禍亂混一羣雄則火德復炎論功胙土亦不過與雲臺列將耿鄧諸公埒耳而其百折不撓之氣九死不易之心守義成仁英風大節世孰從而見之惟間關羈旅拓地開疆功業垂成而卒以身殉論者未嘗不扼腕太息致慨彼蒼之不鑒使奸雄得逞其狡謀也孰知人得而屈之者天自有以伸之人得而窮之者天更有以篤之迄今溯其生平道其軼事

磊 烈烈 數千年而如新自王公而士庶工賈樵
牧 婦稚子以及悍卒獷夫無不聆其名而禮之自
京師而省會郡邑五父之衢三家之村以及山陬海
澨蠻荒絕域莫不飭其祠而奉之矧夫由侯而王由
王爵而帝號由赤芾金舄而十二旒之冕九章山龍
之服累朝之封錫褒美彌進而彌致其推崇猗歟休
哉古來忠臣烈士之食報曾有比隆於帝君者耶磁
州爲南北孔道北門內舊有帝君廟久而勿葺勢將
淪於灌莽余備官磁土朔望趨謁輒念風雨不蔽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二

靈爽弗妥廟貌几筵之不肅何以浹羣黎瞻仰之懷
周官有云洽神人和上下是固守土者責也乃捐俸
若干金庀材鳩工凡正殿廊廡重門側舍皆撤而新
之始於某年月日底某月日而落成余敬備牲醑率
僚屬祭告三爵既酌徘徊四周而竊有感焉者按磁
在戰國時爲趙地漢末則曹魏之所據也北望趙王
避暑之城其靈臺坡陀遺跡悉已湮廢固無足道而
南眺西陵歌舞之處金虎銅雀皆滅沒於殘烟夕照
之中分香賣履之譎詐覩帝王赫濯之威靈有不俛

首汗顏於無地乎昔之稱爲一世之雄者而今已不可復問惟是忠貞剛毅嘗昭然於天下後世之人心雖歷久而不敢替其敬畏也爰礪貞珉紀修建之由竝作迎神之曲俾祝史歌以祠焉

鼓山矗兮滢水湯湯有廟翼翼兮神洋洋朱甍繡柱兮金碧焜煌牲牲肥腜兮潔我椒漿神其來兮滢之陽駕風霆兮赤兔翔捍菑沴兮飲馨香穀我士女兮和樂且康

重修靈惠王廟記

蔣 擢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二

余嘗讀漢史如越人倉公之屬其所傳治療之法班班可攷後人多師之而俎豆未嘗有崇祀今醫家所尸祝者不過韋孫二真人耳然頗有佚事散見於稗官野乘中獨 靈惠王生平載籍不少概見而廟祀纍纍香火相望毋亦神之見於生前者不甚傳述而身後之靈爽返有所嚮苔歟抑或積功累行不必以醫著而捍災禦患別有爲斯民倚賴者歟按舊廟碣云神張姓諱森漢時湯陰立皮場鎮貯醇蒸漬螫穴其中螫者輒斃神司場庫素謹事神農氏默禱毒盡

殄光武建武辛未始建祠洛陽建安中黃巾犯魏郡
祈於神會降雨雪賊引去唐貞觀立廟長安周顯德
立廟汴州宋建炎中有相人商立者護神像之杭州
吳山卽錢王閱江亭故址立廟又云宋有皮場廟在
南昌萬壽觀晨華館謂神主瘍疾之不治者又傳神
祁州土神也廟在城南門外適有秦王得疾諸醫莫
效一醫後至進藥而愈詢其姓名曰祈州南門外人
也訪之知爲神云余觀諸說紛紛雖世遠年湮漫無
可據而自漢而唐宋而勝國爲時幾二千年於洛於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四

相於秦於汴於沂於杭州於南昌爲地五六千里皮
場之祀在在有之詎神無以爲功於冥漠而土木之
崇奉伏臘之報賽合千萬人之昭事歷久遠而莫之
有歟况磁與湯陰同在百里之內神之祀旣肇於
皮場則雲罕風馬豈不廻翔於當時往還之地更加
篤祐於蕩洄漳滏之間耶是則磁之祀神較之他方
尤不可緩也磁州皮場祠在東火巷始於明景泰間
千戶董昂建至正德間州守顧正重修嘉靖初指揮
董日鎰加修嘉靖二十三年州守李用中再飭之其

寢殿廊廡可云備美迄茲百有七十年風雨漂搖圯剝日甚州人士慨然謀新之乞余言爲聚腋之助甫閱歲而資用克庀工力咸齊復創寢樓七楹南北殿二向焜煌金碧誠足以妥神祀而迓鴻庥余亦淡幸衆志之協而樂觀其成也不辭弇謏確石紀其事其輸財姓氏則勒之碑陰

重修蒼龍廟記

蔣 擢

人能充其浩然之氣可以生可以死而不可以屈撓蓋其至剛至大周流布濩歷千百載而靈爽常存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五

爲功於世也大矣余攷左氏所傳用物弘而取精多則菟嵬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况忠臣烈士成仁守義其享廟祀而澤蒸民尤理之不誣者與磁之西佐里有蒼龍廟以祀昭靈侯竇公者按州志竇公名宗爲陵川人隋末滄州刺史大業間與竇建德相持未決移軍磁之蒼嵬山建德圍之糧盡援絕公棄甲呼天西向再拜而立槁於山頭磁人葬之立廟以祀詔封爲鼓山之神迨周世宗收河東感神陰助贈護國昭靈侯敕有司歲時致祭明正統間遷廟山下每

禱雨輒應以廟原立蒼嵬之巔而神能沛甘霖以濟
民困故又稱其廟爲蒼龍廟修於明天順丁丑迄今
二百五十餘年梁棟漸頽瓴甃半泐烏鼠風雨不能
蔽除無以壯觀瞻而肅祀事而田家之春祈秋賽亦
以懈弛崇德報功之謂何而可聽其荒廢也諸生康
椿郝文升張大信等慨然以修葺爲任余乃捐俸資
助同城文武僚屬亦各有所輸而廟乃得煥然一新
余稽祀典莫大於以死勤事及捍大災禦大患竇公
之正氣浩然立節不苟固載在簡編矣而其靈爽之
昭著凡雨暘之祈求輒應若桴鼓亦不惟祀典允合
更大有造於我磁民也以明神而具龍德廟稱蒼龍
宜矣遂書修建月日暨捐輸姓氏以貽後禩云

重修磁州署碑記

任 塾

出都城道瀛海歷鉅鹿千一百里以至磁州則三輔
之地已盡而全豫之門戶在焉太行峙其西漳河繞
其南而賀蘭滏水表裏其間屹然一河北之雄鎮已
蓋豫居天下腹心爲中原都會其規模固不與四方
同遊覽之士至其境則必拓其心胸高其瞻視凡城

郭宮室已極崇宏壯麗之想謂如是始足以筦四海九州之奧樞而稱嵩山河洛之鞏固雖於磁爲入豫之始而莫不以觀豫者觀之苟卑陋淺隘則不獨損山川映帶之情而又安足以壯全豫之形勝乎憶丁酉冬余同彭子建公車過磁車煩馬殆之餘解驂盤礴相與步入郭門觀所爲州治者見其蕪穢不治竊笑焉彭子曰此不足當江南一小邑曷以雄州稱余曰是有待乎余來擴而新之彭子曰子方欲簪筆承明備天子顧問之列而就此齷齪外吏哉迄辛酉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七

余果從洵令量移是州私計曰昔日之言驗矣但二十年來豈無一公爾忘私之人操畚運斤先余著鞭而尙待余之經營爲及始至則山川猶昔城郭依然而官署之頹毀湫隘較昔更甚余曰嘻是不可緩矣於是修葺學宮甫畢而卽欲以其餘力及之客曰此傳舍盍諉焉余曰天下惟諉之一言誤乃公事者不少矣夫前之人諉之後後之人又遞而諉之最後者勢不至於大壞不可救不止凡此皆私而害公者也况天地者萬物之逆旅自吾有生以來吾身所處之

境爲順爲拂何一非傳舍乎何認彼爲常而此爲暫哉乃不謀於衆而計日庀工不取公庾一粟不派里甲一夫惟捐俸不足則質衣珥以繼之不數旬而告成無不增之使高擴之使深壘之使周櫛之使密門以內左爲式周堂所以延嘉賓也祈其矜式而好我也右爲卒隸之房使各有羣聚之處不致錯行而跂立也進而爲清惠堂是臨御之正思潔已以撫我嘉師而使民仰之懾其威懷其德也堂之左爲屬員公座之廡右爲首領候謁之亭使各就其位以有體也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八

堂之下爲吏舍二十區使其置筆硯有席置文卷有架非復曩之上雨旁風露處而立倚也堂之後爲鑒求堂所以宏瞻仰也欲求鑒上帝而念民生之不易也自是而進爲私宅入其門其下寬廣其上幽澗曰寧致堂倣武侯寧靜之學而不忘經方遠大之圖也東曰勿拜軒有寓目移情之樂焉西曰省齋有退思補過之義焉所以祛俗情而敦素尚也卽鶴亦有軒鹿亦有苑靡不使之卽安而愉快以致屏垣堦城之堅緻倉庫廐獄之嚴密或憑空而創始或踵事而增

華雖不敢曰極崇閎壯麗之致而幸不至於卑陋淺隘貽後人以闕畧之憾可以出政可以蒞民可以稱河北雄州而爲全豫生色矣嗟乎前之人歷數百年而諉之余余不敢以一息而諉之來日則上下今古若有預定之期而山川城郭又何幸而適際其會爲其時乎抑其人乎使後之人與余同志弗視爲傳舍而踵事增華常勤補葺則滏陽一署經千古而如新豈非全豫之盛而山川城郭之幸哉是爲記

郡侯蔣公開渠碑記

郝震男
州人
明經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五十九

嘗思雨露潤物者天之澤也河渠灌物者地之澤也若夫大溥水利漑以河渠因而旱暵無災亦如潤以雨露者賢侯之澤也賢侯爲誰卽我磁之神君蔣父臺也父臺自下車以來揮絃七載凡所以阜財解愠興利除害者靡所不至徵之口碑固已嘖嘖載道乃其開渠一事尤稱惠政每當春月親步郊原督其疏決凡近水之區莫不次第沾惠寧永旺一村甘自遺明德之外哉先是明季崇禎七年以開北大渠之故剝永旺村地二十餘畝以通其流當日永旺之分餘

潤者原有支渠一道以資灌溉嗣後塞此渠口不知始自曲溝等村何人爲之作俑耑利至今以永旺之破地爲渠而田畔渠流不能稍分涓滴其可憫孰甚康熙四十一年三月永旺民人控稟蔣父臺案下父臺以至公爲心因親履其地察其形勢洞晰情理遂赫然爲之明斷也令永旺作速開渠出夫二名杜後爭也令永旺速具認狀公同鄉長持以正也具甘結者并及曲溝等村防故智也立文卷者判有結狀批勘計久遠也蔣父臺爲民公利之計一至於此其澤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

之濇也一地澤之江河也一天澤之雨露也幸哉永旺亦得均沾千百年之水利於無窮也使非撰文刻石何以垂德於不朽哉永旺村被澤農民郝彩等求紀開渠之事於余余方幸亦在分潤之中且喜且感忘其固陋之不足以文也遂述其始末而爲之記

創建雙濟橋碑記

樂玉聲

州人
進士

粵稽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禮司儉掌山林川澤之阻以達道路通遠近是橋梁實王政之一也而緩急則視乎其人磁之西閘在州治正西十二里閘

之左北渠一中渠一相距數武浚廣各以丈許凡東西往來之絡繹不絕者咸取道焉自有明以來架木爲梁久之風雨剝嚙屢易屢頽致徒者不能竝濟騎者不能竝轡或擔或負重足而步如履薄捧盈無不歎爲畏途矣歲庚辰州守蔣公以省農歷西郊至其地惻然動念曰杠梁弗治此子民者責也曷圖所以永之乃倡捐清俸鳩工飭具兩渠各建一橋濶一丈亘倍之高二丈有奇規模盡善表裏堅緻事旣竣徒者騎者擔負者莫不瞻望踴躍嘖嘖稱善遂名爲雙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一

濟橋云鄉耆張澤等感公之德謂宜勒石以昭來茲請記於余余觀春秋之法凡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而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譏其昧於政豈非以徒杠輿梁各以時成有不可忽者哉是役也稽之古制則協考之令典則合揆之人心則順眞善體民情而浚識政體者矣余愧不文無能殫公之德於是輿人進而爲頌曰天生哲人實爲民謀建閘鑿渠不忘厥初支流蜿蜒橫截長途構木爲橋畧約支吾孰計久遠孰創厥謀幸逢我公惠澤覃敷循行阡陌目

擊歛歛計工選材庶民奮趨不日告成居然廣衢行
旅愁歎易爲忻愉伊誰之德維公良圖豈弟君子衆
志咸孚文之貞珉永懷弗渝余聞其言樸而不浮眞
而不諛卽此可以見公之心乎民而民自不能忘公
之德也爰志之以垂不朽

開河村修渠碑記

蔣 擢

磁地之平行者半資河渠而河渠不經之處又有溝
洫溝洫之利必因時修濬壅者疏之缺者防之旱蓄
而澇洩全在人力之經營欲爲久遠之利不可不預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一

爲之規也北關外五里鋪南之迤東開河村居民開
渠一道以備蓄洩公舉管渠老人郭士珍郭茂澤總
其事又議黃士欽等十人助之每遇春時淤塞各按
地認工協力挑濬具有呈詞立案但恐日久弊生擬
勒石以垂永久因闔村人等之請爲舉筆而書其畧
焉

勿拜軒記

任 塾

滏署之東偏有室五楹故蕪穢弗治余來葺而新之
種花蒔竹遂覺塵目一霽聞諸生常吉星家有奇石

求得之石高七尺許罅穴玲瓏疑水中所淘蕩而出者移置於室之陽負門而立如屏然因題其軒曰勿拜以爲公退憩息之所客曰子之取義於勿拜者豈以手植森然比諸召伯之棠乎余曰否否余之治滏也救過不遑何德之及民而妄擬召伯且其勿拜者存乎滏之人爲政也余烏能自植之而自護之其所以名軒者昔米芾任無爲州守入署見文石具袍笏拜之終日坐玩公事頗廢今余之秩與米同而州務加劇焉雞鳴而起日入未休惟恐以叢脞獲戾尙有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二

於石乎拜之玩之希古人之高致哉故曰勿拜者就石言之也所以自惕也客曰吾見居子之上者多矣檄召紛然子嘗謁而拜於壻州居南北之衝往來絡繹子嘗趨而拜於道是子之拜賤且數矣何獨於石乎靳之余曰居我上者能榮辱我者也過我而南北馳者能是非我者也吾烏得不拜至於石則塊然一物耳旣無以榮辱是非乎我肯以我之拜輕擲乎哉不寧惟是或有譖我於受拜者曰任某之拜不足重也嘗比石於人而拜之矣今又比人於石焉則不以

拜爲敬而以爲褻不幾爲禍之招乎故曰勿拜者專就石言之也所以自惕也客無對乃叩石而歌歌曰石在乎古榮如旌石在乎今辱如黥石乎石乎胡弗立於山而立於人之庭乎

表微傳

張 潛

余自己亥歸里偃臥數載竊見習俗日非近在井開翹然自異者僅得三人焉又皆出於委巷荆布之愚以逮臧獲之賤刀鋸之慘其人旣爲薦紳所不道其事又非輶軒所及采恐遂湮沒因爲之傳 岳氏磁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四

之開河村人適姬檜檜死氏春秋僅二十八耳哀慟不欲生柰姑年高平日進滌灑理縫紉率自氏十指出又婉媿承意姑甚安之以茲忍痛勉辦婦事乃氏德容翔於比閭執幣而問者踵至也姑與氏旣相依爲命情惓切雅欲畱氏而氏齒正少又斬然無所出輒苦難爲辭但每妁人來姑則屏坐暗壁間哽咽流涕竟日不食氏窺其意慨然曰吾所不從夫子地下以姑耳自今以往願畱奉晨昏白首無斃其或中渝有如日遂謝絕蹇修孝養二十餘年姑以壽終其後

家道益落妯娌僅自給氏煢煢無倚卽藜藿不繼時
時鬻女紅佐以澣統供炊爨怡然處之親黨素稔其
賢有弱子女間延氏相過提抱代保母之任輒撫育
周至與家人接始終未見疾言厲色歷年八十四無
疾卒 趙榮磁之杏冶村人爲趙明經家僕性椎魯
然多技巧如樸斷圪墁築挑之事皆能之晨起鬻手
工市中輒得息錢微論多寡概納主翁所無所私而
身自錙銖省儉甘粗糲復不愛其力凡一家綆汲樵
采以及負戴奔走諸役悉以屬榮無可代其意亦不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五

欲代嘗大風雪之野外斧枯木爲薪木鉅幹折擊顛
流血被面僵臥樹下明經往迹之急救得蘇黽勉有
無自少至壯且老如一日久之積勞瘁病死年六十
四明經嘗垂泣語人曰自榮歿而家計減半蓋其實
也 陳進才磁之潘汪村人力耕養母性豪宕數與
營卒苑縱飲樗蒲積欠注貲苑每登門責償或進才
他出遇其母輒佯被酒狂恣挑之進才微聞惡狀恨
甚插利斧腰間一日苑復來忿然捽之仆地斧數下
苑肢糜潰立斃里正拘之官慨然輸服終不明其故

比秋決行刑索市醪引滿數碗仰天大呼曰倘有輪
迴事再世遇若尙手刃之爲快一時觀者駭歎郡伯
亦唏吁歎息謂是奇男子束於法其意可旌也 舊
史氏曰以余所見當代富貴顯者稱述聖賢著書砥
名高自標榜世亦相與推之一丁利害生死之交巽
蠕覬望輒至後君遺親負友盡變疇昔不之顧亦旣
委身泥塗矣更粉澤其言矯柔其行以求解免於天
下後世進叩中藏殆不可對衾影其知交素契結者
往往引義披繩背憎面譏不少寬假比考所自爲復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六

無以異夫非跛眇之相笑乎余所紀三人者窮鄉愚
賤之流耳平日口不誦詩書之法言耳未聆父兄之
懿訓舉凡理義可悅榮名足貌亦復墨如茫如無所
繫於胸中乃任天而動行其所知歷危苦撻險禍冰
霜罔變金石不移皆能淡合爨則稽厥俶末遂至易
賢豪之所難豈所謂文人鮮實才士多靡耶抑橘易
松貞騶仁狐假物性固自不猶耶從來婦節矢死靡
他皆以儀特而岳氏獨孝節兼至觀其慰姑數語至
性纏綿惻惻感人終其身食貧守禮粹然白璧卽古

共姜陶嬰何加焉趙榮茶瘁不貳爲人奴而竭力有
足多者世共詡義僕阿寄事雖才有大小寄大用之
則以恢業光閭榮小用之亦以禦窮濟匱其忠主之
心則一耳陳進才之用意良苦矣不忍蒙其辱刃其
仇不敢愛其軀全其母何愧武義王孝子鏤劍風烈
而緘默抵罪慷慨服刑當乎情中乎理以視凱風聖
善之旨不謀而合不亦異哉嗟乎彼荆布之愚臧獲
之賤刀鋸之慘乃能如是耶又烏可以無傳

創濬張二庄新渠記

蔣 擢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七

磁境東北隅有村曰張二庄北接邯鄲地勢窪下衆
水滙歸每遇靈雨連旬廬舍田園多致淹沒其爲患
非一日矣按磁治形勝脈發鼓山龍從左落州北賀
蘭諸岡實爲後幃層層纏護送迎趨於東南故隨龍
分落之水多歸東北是庄旣爲鎮水之星則其田卽
爲流神之墓也丙子仲夏余承乏來磁道經其地目
擊民艱惟時陰雨過多流波泛濫蓼花塞路土銼蛙
鳴慘目傷心蓋非大爲疏濬不可救也居無何謀諸
父老咸曰道路昏墊畚鍤難施水涸秋冬庶幾爲便

余惟是緩催科免徭役甦其須臾以待耳孰意久雨
早寒水未涸而冰堅益難動衆迄今春孟土膏雖發
農事未興爰躬履其地而爲之審高下察分合計遠
近因其流而利導之自西而南歷東而北將開一渠
以達於滏河之內僉謀已定而民多乏食羣請貸穀
因念比年未登之戶輸見年應賦之糧已不堪命况
增此畚鍤以勞民力乎於是案查無礙穀若干石申
請各憲蒙 撫憲李大中丞惻然動念惠澤弘加不
惟賜穀亦且捐金諄諄誠諭惟期水患悉除憲慮周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八

詳毋使民生滋擾

擢

凜遵德教之下益景覆載之仁

伏念中丞

節鉞天中疆域遼濶經營庶政區畫殷

繁今以彈丸之地猶且憂深慮遠則八郡之廣萬民
之衆興革攸關者當不知幾爲憂勤幾爲動念者矣
進是而推則 朝廷之上方域之中國計民生之大
所眷懷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其更當何如也於是父
老子弟交相勸勉更相攸助不逾月而渠已成計濠
一尋潤倍之長四千三十步今者春餘夏始嫩綠連
阡麥秀黍苗田疇盡闢爾其輕波蕩漾蘋葉參差花

落紋圓風來浪皺傍疏籬而迂曲緣芳樹以迢遙繞
隔岸之桑麻映林中之屋舍乃不禁慨然曰嗟乎此
百姓之福歟而實李大中丞之所裁成輔相以厚利
斯民也抑余於吾民有進焉以彼猶是地也向者棄
諸波臣而狃於宴安今者勇於赴工而竟成樂土然
則苦與樂之相因乃勤與惰之相遠也自茲以往惟
願吾民近災者思患預防毋得歸怨上流之灌注遠
害者通力合作毋忍坐視下地之漂流按今歲各輸
之人工爲將來永遠之定例共守其法修治以時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六十九

勤以保之毋惰以隳之則一庄之水旣治六村之水
皆通將見築塲納稼多黍多稌 國賦可以早輸盈
寧可以永慶官斯土者因而省催科之繁免覆餗之
恥亦且均咏膏雨芄苗之什矣豈僅爾百室之廬舍
田園獲免水患已哉 李公諱國亮字朗菴三韓人
也丙子秋月以藩翰晉秩開府屬吏擢躬承提命因
渠之成也謹撮其顛末而勒諸石以使斯民世世不
志公之德教云

重修偏閘碑記

龔哲標

磁州
庠生

國家之所重者莫大於田疇而田疇之所需者莫切於灌溉苟勢處丘陵而灌溉無術斯亦已矣若夫清流映帶左右而不早爲蓄洩之方以致旱澇皆受其害殊足悲也如州北吳家庄等村其東一派流沙其西率多菹澤所賴偏閘以爲生計獨是歷年旣久閘壞矣而水無所蓄渠壅矣而水無所洩犛犛村氓惟袖手歎息耳幸值郡守蔣公來蒞茲土銳意興除百廢具舉而尤畱心於水利當馳驅南北之際見兩岸水光接天輒慨然念曰柰何以有用之水置之無用

之地毅然創新渠濬故道所活無算由是仁風廣被凡遠道村落有可灌溉者爭來取法而吳家庄等村父老更欣欣然相謂曰郡有神君我輩何不申請以求水利重興乎乃卜期糾衆控於公旣許可復委之米公董其役未匝三月而壞者已修壅者已通材良工堅務使一勞永逸揆之草草廼事者不大相徑庭耶且單騎以往不動聲色卽日用飲食亦取資公署竝不遺累民間凡此皆體我蔣公治水之成法愛民之真心而行所無事者也從此北流活活五村咸慶

安瀾南畝昫昫萬井藹然雨潤於戲向非蔣公實心
實政重田疇而切灌溉安能有是哉衆父老恩沾高
厚欲報之德爰壽諸石以誌不朽云

恭紀

御射碑文

徐 潮

康熙四十二年歲在癸未冬十二月庚辰

皇上西巡閱兵

回鑾過豫是日

駐蹕磁州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一

皇太子及扈從諸臣遙指嘉樹挽弓擬之凡射
三巡而

皇上每發必中臣民環聚以觀驚歎

聖天子之文德誕敷已照耀於六合乃天縱

神武俾羣生又得以仰視也伏惟我

皇上七德九功威靈遐暢爲開闢以來史冊所未有
每遴用武臣自分閫以至末弁莫不校其騎射

親加黜陟故干城之士咸奮武功豫居四隩之中

翠華初幸卽示以審固之盡善縱送之絕倫如此一

時將佐行伍益思張其赫濯而軍容倍整於昔
中原要地勢足控制四方永固金甌於億萬斯
年豈徒觀德而已哉爰就斯樹之旁培護結構
以昭

聖心之垂示蓋深且遠也康熙四十三年二月穀旦

河南巡撫臣徐潮恭紀

重修西閘碑記

張榕端
州人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溢水之利磁民以東西二閘西閘據上流灌田獨廣
以其束上流也亦易圯有明萬曆十五年刺史孫公

磁州志

卷之十七藝文下

七十二

建之又七年劉公增立七空又十餘年牛公增鑿南
渠 本朝康熙二十一年秋水衝決閘幾壞刺史任
公修之歷二十餘年矣客夏山水驟至壞閘二空人
心惶惶聞於刺史蔣公亟往視則有成竹曰是固余
責也而漲溢未殺農事方殷姑以荆圉納土石禦之
禾登水涸從事焉可今春二月迺集紳士里民謀焉
首計費割俸倡先而享渠利者分三等曰平水曰岸
水曰餘水捐金多寡視諸此每村令溝頭核其數若
經收若支發維紳士任不假胥吏不旬日而金錢集

矣次議工浚底必浚築基必堅條石整齊厚視舊五
倍鋪板平正濶視舊三倍梅椿堅緻鐵撥層密亦視
舊有加築殺水壩不開月河規畫指掌厥工興矣次
督工總理則屬之州佐米公曰是能以幹濟才贊成
渠利歷有勞績矣今茲相機宜察勤惰非君不可也
分督則任之吏目呂君曰勞身以利民君所弗辭也
猶未足則益以生員魏允武書辦李秉信老人張鵬
章各有分任而公一再日至指授董率俾奉成焉夫
役僱而不派息爭絕弊且以便遠近也而人各盡力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二

矣次善後二空既完好於是臺墩加聳石堰加長其
五空亦重加整護其上流荒蘆蝕岸致河流斜注爲
閘害者則斬剔以疏之下流則責成溝頭每年春仲
按大小渠道循而濬之引漑則循次漸及而強弱不
偏防汛則慎選老人而暴漲無患是役也以二月始
以五月竣重修歟創始弗異矣里人謂不可無紀以
屬之余余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雖時且義
亦書而茲則更有進焉者蓋從來修舉廢墜以利其
身家與盡其職守官與民罔弗踴躍也顧事衆意殊

此急者彼緩彼公者此私雖有官長爲之倡率而平日之敏幹未信於民當念之痼瘼莫窺其實則因循梗阻以至於廢卽不廢而所舉之工惰窳浮冒弗能經久中間釀爭滋事竊竊訾謗而不愜於衆者比比矣茲則公一倡而無敢或緩無敢或私舉之而成爲之而固蓋公莅磁以來於地方利病孜孜亟亟唯日不足而每舉一務徹始徹終精神貫注承下風者不惟感之而且信之由是舉無不成爲無不固十餘年間興修之蹟可臚陳而指屈茲聞特其一耳然余讀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四

舊記所云經始之難一人之任經久之難衆人之任又曰循而行之州人之福坐視而諉之非前人之咎誠以渠閘之利創之者一舉而已踵而修之靡有紀極若是則能修綦重於能創獨是前乎此而修者其程工核費已無稽考今則謀始觀成由計費以迄善後井然可法而一切夫匠物料價值數目釐然可得而書卽今貞珉之勒以便後人不僅以紀公之德正以吾磁水利自公日闢亦自公可久也而豈徒時且義云爾哉公諱擢字試可大興人州佐米公諱愷字

令宜宛平人吏目呂君諱調陽字枚臣秦州人是役也兩公宵旦露處以勤其事皆能體公意以永利吾磁者例得竝書

重修西閘分水龍神祠碑記 張榕端

州城西十二里槐樹村爲西閘其南岸舊有分水龍神祠三楹肖像其中旁奉建閘明刺史餘姚孫公健增修臨安劉公安仁重修博興顧公頤以配之郡人每以歲二月二日致祭我朝康熙四十三年夏山水暴發壞西閘二空越明春州守蔣公擢集議重修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五

閱三月而告成矣乃神祠亦以歲久傾圮嗚呼主川澤而司雲物蒼赤沾潤何莫非神力耶作溝洫以備雨暘豐嗇竝登何莫非配享諸公之澤耶凡我邦人崇德報功宜何如者而顧聽其荒穢荆榛摧殘風雨其何以薦溪毛申妥侑乎余磁人也與諸父老荷神庥均樂利顧茲神祠惕然不安爰製小引遍告同志各助涓埃共謀修葺邑人胡大田又施地七分八釐增置道院視舊加廣起工於六月初一日落成於七月念八日神像莊嚴廟貌整飭煥然改觀又念始建

東閘之刺史李公爲珩杜永邯爭水之刺史趙公纘
尙缺祀典應增入配享而今刺史蔣公捐資重修利
垂永久竝宜奉長生祿位焉余聞之財用取之川谷
雩祀必 百源故川澤之祭備在祀典而財成輔相
之道則神固不能無待於人吾磁西南近山田多礮
确東北窪下田多斥鹵乃滏水中流不知其幾千萬
年於茲而民不能藉以爲利今者眺覽全磁山林川
谷岡阜而外園圃盛列於西南稻藕雜植於東北何
一非兩閘沾溉之功蓋 國家福澤蒸黎有明神以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六

默佑之必有賢牧以顯庇之而莫爲之先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盛弗繼如諸公者或經始於前或增修
於繼迨我公而整頓傾圮經營完固後先輝映滏水
共長以附龍神寧有濫歟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則夫祠宇之不可不廓崇報之不可不備固千秋奕
禩之垂而庶幾不失磁人飲水思源之義也已爲

記

修路碑記

張榕端

禮月令季春天子之命司徒曰開通道路勿有障塞則夫平治道塗固司邦土者所以惠民立政也吾磁西彭城鎮與邑南鄙之偏西岳城鎮相去五十餘里中間歷石廟梧桐鐘裏諸村路多險仄雖專輪無穩步焉彭城爲陶冶之場東南諸會相通居民行商貿易輸轉往來如織或謀所以拓之者屢矣然而計工度程損費役衆欲謀始而觀成未易言也丙戌秋九月刺史蔣公毅然起而式廓之命鄉長秦忠就近董理捐俸倡先不爲派役而秦忠亦仰體公意能勤其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七

事迄冬十月告竣五十餘里俱成坦途濶一丈五尺有奇於是載者歌於前擔者和於後載道歡聲遠近騰布念公自下車以來披圖布置凡所以利民者莫不修舉如重建西閘水利永賴是其整圮加固者也如東城增閘築堤以備蓄洩向之汙萊悉成膏腴是其轉害爲利者也公之盡力溝洫務民本計如是而又以其餘經營於橋梁道路之間如雙濟廣濟濯纓永固諸橋遊履之所必通輪蹄之所必歷莫不修建十餘年間廢者新之缺者補之以一心作百姓之司

南而爲之示彼周行去其險阻固熙熙然登老幼於
春臺之上而遊之蕩平之路矣今復闢茲山徑豁然
康莊不啻輪者益之以膏跛者健之以足以便行人
以通財貨不獨以利吾磁民亦東南諸會之福固非
徒除當道之瓦礫懸曲巷之夜燈作區區小善者比
也從古司牧之良畱心四境無微不至如公可數數
覲哉宜乎居民之立石紀德不能自己也余以里人
因衆之請不揣荒陋樂爲之書云公諱擢字試可析

津人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八

屯庄渠碑

里人

吾州南左良營與屯庄壤地相錯左良灌地引水入
屯庄屯庄旣不能當水之來又不能洩水之去於是
田廬渰沒禾稼汙萊數年來沉竈產蛙力不能支因
具控州刺史蔣公公惻然念曰左良吾民也屯庄亦
吾民也烏可利於此而不利於彼乎乃歷畝履阡
陌相泉源之勢酌高下之宜築堤於吳家庄南左良
以捍水復令屯庄民契買南左良地爲渠以洩水又
念屯庄貧瘠爲之捐俸以給地價而南左良之私自

決水灌地者公執法斧斷批照森然自是屯庄去水之害受水之利其得以安於耕鑿而優游於衣食者皆公之賜也因感而刻諸石以永公之惠竝鐫其批照於後庶乎屯庄之與左良不相爲害可以永息爭端云爾

左良營修渠碑記

里 人

磁東北四十里有吳家庄左良營等村曩接上流餘水家西建立偏閘賴以餬口者僅居其半而家東遍地沙鹵風雨調和猶得樹植一遇亢暘則土鹼泛濫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七十九

綠野化爲白田兼之風猛沙厲灑落禾巔倏就枯槁誰能懸河而潤鑿井而灌之哉幸際丁亥春左良營糾衆建橋賢守蔣公於課工之暇見偏閘出水溝忽驚喜曰是水也盍引而東卽着鄉保度地開渠示以灌溉法不日工成汪洋滿目斯時春雨未足而夏麥秋花早見彘彘芄芄問猶有悲鹵鹼歎流沙者乎較之家西膏壤肥田當不是過也美哉我公德政難以悉數卽如吳家庄等村重修偏閘而西疇益沃創開新渠而東畝亦豐改建石橋而捆載永藉狂瀾無虞

從今左顧右盼悉出洪仁鼓腹高歌陶然醉飽士民
豈敢忘所賜耶而遐福耑齡之祝應同川流不息矣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藝文下

八十

詩

送鄭少府赴滏陽

岑參 唐人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
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宮牆
若到銅臺上應憐魏寢荒

疑塚

王安石 宋人

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里丘
螻蟻往還空隴
畝麒麟埋沒幾春秋

前題

俞應符 宋人

生前欺人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
人生用智死卽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一

休焉有餘遺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
未知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

黑龍洞觀音閣西山下古風一首

胡砥適 州人元
中大夫

陰崖瞰清溪高閣勢騫舉石林出雲表
六月不知暑
俯視川居人批源接元圃此生亦虛名
馬足車塵苦
北得抵沙漠南遊越吳楚白髮始引年
見此故鄉土
借問麟鳳班曷若觀舊伍邂逅藉一廛
招邀同志侶
披襟 牕風洗耳松梢雨醉眠溪口雲
饑食得雞黍

指顧爭席人此志頗同否默與山靈盟磨崖鐫鄙語

遊大明寺

馬

煦

元人

喬木千章擁大明南風細灑葛衣輕鬢絲禪榻茶香裏靜聽黃鸝求友聲

祥蓮

陳

儼

元學士

金明昌年間磁州觀臺有京兆運判劉軌家池中一蓮開花十三蕊香與色俱異常至元大德七年劉軌之甥刑部尚書馬煦復求名人詩文以褒美之

劉郎種得不計年庭前池水清且漣當年長出玉井蓮中有脈脈春無邊一莖秀出十三葩錦絲嫵媚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二

輕煙初疑武夷山中會眞僊霓旌羽蓋雙雲駢雲舒霞卷相後先又疑金像如來應世緣六七妙相見福田化身要見百億千本來一莖生一花似此嘉祥豈偶然天地造物豈有意君家效靈乃爾偏此花始生明昌前品題已竟多名賢滏陽温和水有源君家第宅居其邊伯氏仲氏齊飛鸞一門煒煌圭組聯恨無大筆如修椽爲君別賦祥蓮篇

前題

王

輝

元學士

遙遙觀卿臺近接槐西圃劉君久卜築林野蔽亭宇

貯藏物外春祥蓮發淡渚一莖十三葩雙頭竝無語
風流勝六郎洗艷疑素女褰帷對佳麗凌波看微步
封疏奏禎祥觀者爭相覩氣和物自盛事異世希覩
有君遺澤淡馬服乃鼻祖諸郎藉餘芳俊乂何楚楚
起家漢賢良接踵漢渠府一門藹清芳輝聯富簪組
爲君續夷堅作詩播今古

送藺學士致政歸磁州

楊士奇 明大學士

二十餘年上禁坡經帷史局寵恩多從知捧日丹心
在無柰凌霜白髮何竹簟茅簷歸自適藥欄花徑許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二

誰過東鄰西里餘朋舊應共堯天擊壤歌

前題

楊溥 明大學士

詞林廿載交金臺一尊酒臨別論素心相看俱白首
把酒爲君歌起舞爲君壽虛舟任縱橫安車不馳驟
君昔出宦途英姿照清晝中歲撤臯北夔龍竝鴈筵
卻憶羣少年紛紛紆組綬智慮豈不多平直天所佑
七旬古亦稀知足庶無咎况有先業存桑麻盈隴畝
烹羔釀村醪時復招親 洛社有遺風伊誰繼其後

前題

劉儼 明學士

玉堂金馬早蜚聲致政新恩荷聖明簪紱遠辭上
侶衣冠重會洛中英晴牕醉酒從高枕源水看花任
放情獨有丹心長戀闕幾回清夢到神京

前題

倪

謙
明禮部侍郎

七十辭榮遽引年東門冠蓋總稱賢久勞待漏趨金
馬猶想譚經近御筵歸旆曉霑雙闕雨扁舟晴汎五
湖煙散金賸與鄉人樂應見安車座上懸

前題

蕭

鎡
明學士

舊向東朝著令譽玉堂晚歲荷榮除宮袍每着承恩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四

日僊醴嘗頒進講餘京國風霜催逸興故園花竹愛
閑居洛中自有耆英會青史毋煩說二疏

題羅侍郎瞻雲圖

羅

倫
明狀元

使君純孝人共知中州北望長嗟咨嚴君已逝不復
見慈親幸壽寧無思柏臺烏啼霜月白每聽烏啼心
惻惻堂上誰將菽水歡澗南誰采蘋蘩碧以茲日望
孤雲飛孤雲迢迢情依依想親捫環倚閭日子心正
是思親時朝望雲出林麓暮望雲返幽谷相看舒卷
無盡期心恨不與雲俱飛幾回帶雨凝驄馬幾度因

風染繡衣孤忠自許心情苦至孝常能思父母忠孝
雙全臣子心紫誥褒揚耿千古

綠野亭

侍郎羅綺建

葉宣

明叅議

雨露恩濃宿草生春風綠野結茅亭萬竿翠竹飄晴
雪四面青山罨畫屏杖倚柴門行樂倦茶烹石鼎醉
眠醒熙熙世忝堯天氏永許風流讓晉卿

贈王都督歸磁州

李長春

明學士

神武曾聞衛霍名樞垣今始接儀刑威橫闔外閒樽
俎算勝胷中富甲兵奏凱燕山頻勒石論功麟閣會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五

圖形征西佩綰封侯印建節爭誇書錦行

前行

王弘誨

明禮部
尚書

笑解龍泉脫舊簪得歸新荷主恩淡九衢涼雨催秋
色萬里長河快客心玉帳尙餘黃石畧碧山重和紫
芝吟離觴未盡征車發厭聽賓鴻日暮音

寄磁州王都督

郭棨

明都御
史

四十餘年肺腑交離情耿耿髣髴蕭蕭豈知掛席清源
近猶似停雲碣石遙開府勲華標鼎鼐談天事業托
漁樵歸來尙遂聯牀約樽酒憑將別恨消

磁州阻雪有作

夏言

明大學士

歲暮梁園增悵望北來冰雪阻河關
彩毫未擬詞人賦濁酒聊開壯士顏
戎馬竟煩諸鎮力雲霄遙輟侍臣班
莫言盜賊憑陵甚天子陽和遍宇寰

磁州學宮小集與陶伍二方伯張溫二憲使對

雪

夏言

燕山雪花飛滏陽主人晏客明倫堂
紛紛梅蕊疑江麓團團桂樹鄰宮牆
時寒不愁行路苦穀熟已卜農家祥
酒酣日暮豪興發蹇余欲賦慚枯腸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六

車騎關用大司馬鳳麓伍公韻

夏言

元冬大雪黃河西乾坤默運豐年機
願銷金甲事農畝不聞野哭惟鄰雞

鳳凰寺

晦軒

鳳凰寶刹聳穹蒼中有高人隱跡藏
一帶晚山籠碧靄幾灣秋水達雲鄉
巍巍鴈塔風霜古浩浩龍池歲月長
寂坐禪堂塵不染滿庭松影罩回廊

覽勝凌雲

紀

純

州人明副使

覽勝樓頭地步高，纖塵不動見秋毫。
行山西拱朝宸極，滏水東流近海濤。
畫棟挾雲生綺席，珠簾捲雨溼青袍。
分明身在層霄上，一釣猶能起六鰲。

鼓麓晨征

紀純

旌旗清曉拂晴暉，百轉山腰見野扉。
松勁肯隨莠李變，鴻高常避網羅飛。
三千道路憐金劍，五十功名笑布衣。
對酒且應三四盞，薰風倚馬醉微微。

臺城避暑

劉湜
明磁州學正

昔人避暑築遊宮，河北封疆此最雄。
啓戶山泉來寶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七

鏡隔牕雲霧透，朱櫳波光澄碧千。
郊雨松影搏陰一，枕風此去廣寒應不遠。
數聲虛籟落瑤空。

靈芝

諸鑄
明磁州學正

萬曆七年城隍廟大梁產芝數莖莖如白玉葉如紫金叩之有聲諸搢紳詩以紀瑞

明明帝德光累葉，股肱良哉贊謨烈。
鹽梅盡屬調元手，位育功成天下悅。
中原瑞應得春先，濬發芝祥太和洩。
麟文鳳彩自天懸，燦燦霞章華藻悅。
昭回古棟逾兩春，不藉土膏色更新。
豈其休禎固宜爾，無乃獨萃陽之精。
紛紛莠李不足數，堅貞嘗與松栢盟。
漢唐

之世僅一見名房名殿輒自榮河朔靈葩邁今古守
臣未敢獻神京鬱葱佳氣聯紫極巍巍蕩蕩難爲名
唐虞盛際無遺老皓歌不向商山鳴君子滿朝絕佞
倖屈軼之草何須生

登廬山明月閣觀泉

張應登

彰德府推官蜀內江人

帝遣巨靈鑿此山源泉百道出其間黑龍洞裏珠千
顆白浪灘頭玉一灣天色倒垂人在上鏡光平照影
長環徘徊閣上觀元化自古如斯去不還

響堂寺隋開皇時創建

張應登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八

飛閣臨流百仞梯開皇歲月古招提巖扉松徑風長
掃磴戶雲窩鶴舊棲響石鏗鏗金鼓動光天燦燦斗
杓低幽人煉藥如相訪神廬山頭一望西

前題次韻

李以寧

蜀舉人

劣削難登尙有梯巖邊古寺擁菩提人傳石鼓連空
響僧與山雲共榻棲趵水珠翻龍洞合晴嵐青靄鸞
峯低法曹昔日揆幽勝拄頰高吟爽自西

元旦登天中第一樓

邢雲路

明河北分巡道僉事

天中樓閣聳雄都覽勝凭虛亦自娛鸞嶺西來青嶂

合漳河東下白雲孤千家梅柳饒春色萬井烟氛入
畫圖已爲田家占歲事太平風氣叶靈符

甲辰除夕前一日風雨大作若夏月遲明溢水

漲溢次日復大雪

楊性魯

州人明進士

入冬大雪已三浮屈指年光再日收半夜猛風催雨
至一川新漲抱冰流寒淡未穩潛龍臥夢醒俄驚旅
鴈愁明旦便應開霽色椒漿引滿醉南樓

登麴山明月閣下撥黑龍洞觀湧泉

楊性魯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八十九

名勝寰中此獨偏北來爽氣欲參天山排菡萏千層
石地湧珠璣萬斛泉龍奮洞中將雨出麴遊峯頂踏
雲還英雄回首堪棲息何用蓬壺更訪僊

登響堂寺閣

楊性魯

佛閣懸山際白雲當檻生晴峯排漢碧野水鏡天清
叩石千林響開尊百斗傾醉來題古壁落日下荒城
萬曆丁未閏六月溢水漲

楊性魯

誰把銀河水倒傾長津滾滾濁濤驚飛湍似挾蛟龍
怒巨浪疑翻岱華行禾黍須臾千派湧田廬倏忽一

川平憑高忍聽號童叟疏奏何時達聖明

癸丑六月大水漂溺民居 楊性魯

一雨尋常迥不同乾坤頃刻若鴻濛川流疑決天潢
下河勢如傾星海東叢樹望中惟露頂扁舟繫處欲
浮空陶唐洺水知何似此際誰收崇伯功

重陽醉菊後登西城 楊性魯

坐對黃花酒罷傾興豪飛蓋過西城茫茫直縱登臨
目落落那知世俗情萬里秋陰凌睥睨一聲長嘯入
輕清盤桓何限憑高意愁聽樓頭暮角鳴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

雍熙寺

董應芳 明磁州同知

宦遊落莫遠離家徙倚西林日漸斜山入曲來人更
少路從溪處樹偏遮空中無暑能畱客半偈諸天欲
墮花遮莫浮雲千古夢詩成堪笑碧籠紗

遊龍洞寺

李士高 州人明戶部郎中

壁削芙蓉萬仞丹禪林隱隱畫圖看人間勝地僧多
占洞裏諸天客到難雲傍龍來晴作雨風從澗落暑
生寒年來賸有烟霞癖石畔長松好挂冠

和園川登銅雀臺

張鏡心 州人明總督尚書

銅臺金井亂烟中人道當年魏武宮草滿孤岑惟野
雀雲迷沙渚斷歸鴻總惟歌吹歸塵土疑塚蕭涼起
暮風身後豪華無覓處一抔荒土古今同

登鼓山響堂寺

張鏡心

齊朝金剎俯離宮絕壁千尋紫氣籠上界靈文刊貝
葉岩中石鼓動豐隆盤空水鶴翻雲白倚石山花笑
日紅駝背千秋詢勝侶疑從初地一相逢

望銅雀臺

張鏡心

魏武臺從魏武陵望陵金井何峻嶮臺上美人君不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一

見抔上未乾三臺崩三臺雖崩尚遺壘魏家社稷空
流水惟餘陵畔草蕭蕭隧窟斜穿臥狐豕古來大德
自不猜不封不樹使人哀笑君心勞徒碌碌七十二
陵胡爲哉至今臺下漳水急衰莽叢榛風雨泣金輿
玉輦杳何之無數寒鴉墓上集

登銅雀臺望疑塚

堵景濂 舉人

砂磧西盤走太行雄圖分築古清漳銅臺春霧葳蕤
鎖冰井寒流婉轉廊遙借季龍增氣象早從司馬付
蒼茫故陵何處聞歌樂疑塚蕭蕭滿白楊

銅雀臺懷古

王用汲

華亭明經

魏武築高臺臺高何突兀縱橫太行山左右漳水側
西陵樹色遙鼓吹連日夕孰知不百年蛟龍營窟宅
當時英雄者乃爲兒女媿煦煦戀香履終慚市小德
空畱屋上瓦後世爭賞識

磁州道中

郭 棻

正詹學士

滏水邯鄲盡磁山鄴下分秋旎迷野潦堤柳澹疏雲
田鹵稻猶穉河狂沙自墳驅車行役急百里未斜曛

魏武帝疑塚

任 竣

河南按察司僉事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一

奸雄至死尙欺人疑塚纍纍漳水濱獨笑當年銅雀
妓西陵何處望難真

其一

墓碑欲識漢將軍魏寢原來是假墳
鼯鼠許多空戴

石五陵荒草共寒雲

其二

前題

李以寧

荒城側漳水澹西陵無處暮烟垂分香遺令竟何爲
翻疑道上塚纍纍

渡漳河望銅雀臺

任 竣

漳水如斯逝高臺亦漸荒君恩餘宿草霸氣盡分香

歌吹隨風斷園陵對月涼至今憑弔處總帳影茫茫

滏陽道中

米漢雯

詹事府中允

遠近和鳴雞朝暉望欲迷波環堤左右地似灤東西

柳影藏鳧隊荷香送馬蹄賞心隨命酌村酒正堪攜

秋日偶成簡磁州任牧一首

董延祚

彰德府知府

滏陽秋色近如何烟雨香殘十里荷若使郊原多五

穗不須還聽採蓮歌

滏陽北郊卽事

張榕端

州人內閣學士

滏流環北郭遠近接渠塘柳合長堤翠荷飄十里香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二

古風餘趙魏氓俗重農桑社鼓秋成後村村響夕陽

渡漳河望銅雀臺

張榕端

銅臺凝遠望秋色滿衡漳沙濶行人小天空旅鴈長

朔風吹草木落日下牛羊歌舞何年事悲笳起大荒

丁巳春暮重遊高廟題壁

張榕端

曾向招提醉晚春緇塵幾載夢遊頻重來倦眼憑高

放烟柳依稀似故人

經鄴城舊址

張榕端

荒原誰識帝王州芳草萋萋古渡頭世代興亡餘史

牒歲華榮落自春秋城頽宮殿無遺址河嚙桑田失
故流獨有太行山不改還舒青眼待人遊

登銅雀臺

張榕端

銅雀惟餘舊址存霸圖消歇更誰論河侵古岸丹甍
圯風走狂沙白日昏一帶行山拖遠嶂幾堆疑塚剩
荒墩徘徊自昔笙歌地陣陣歸鴉噪晚村

庚午暮春都行過高廟見丁巳題壁詩忽忽十
有四年感慨係之用前韻二首

張榕端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四

醉筆題詩記晚春別來更易歲華頻風塵又向他鄉
去烟柳葳蕤也笑人

其二

暫歸復出又逢春來往奔馳不厭頻耐久賓朋是楊
柳還舒青眼待勞人

賀蘭射雉行爲金都闈作

張榕端

賀蘭風高凋木葉將軍冬日間打獵亂踏沙石渡山
橋石中走馬蹄如鐵地形漸潤岡蜿蜒散騎游行入
平田草間翻盡狐兔穴忽驚一雉起墳邊徒御四布

紛趨走驂騑如電過林藪繡羽飛飛時復低彎弓一
發貫其首日斜雲黯氣凜冽置酒南山酪漿列穉穉
雜坐競歡呼手擎生禽飲其血耳熱披襟指箭瘢昔
曾苦戰奏三捷醉臥平蕪鼻如雷不知帳外滿天雪

州守任公損貲爲余建宅賦謝

方民表
磁州訓導

何待寒官自拮据黃茅葢屋水通渠風來廣座堪傳
茗月到橫牕好讀書渾樸不求官舍似清廉惟輟俸
錢餘儘教問字人來去半畝三楹新草廬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五

磁州道中卽事

沈旭初
翰林院編修

十里荷花遍氤氳香霧風波搖兩岸綠影落一溪紅
遙憶田田好相思步步中採蓮何處曲應徹館娃宮

自鄴旋磁行柳陰中遇雨卽事

李以寧

行行楊柳路細雨送歸程早發人烟寂秋來客感生
淒涼猶鄴苑瀾迤似蕪城漳水東流去荒臺無限情

其二

永豐園裏望爲製 枝詞勝絕疇能及風流儼在茲

睂橫烟染黛腰裊溼垂絲不必愁搖落空濛繫所思

前題次韻

蔣元楷 大興人

寒烟籠遠翠百里雨中程雲向村邊斷風從水面生
荒臺歌玉樹官柳盛金城游目無終極淒清動客情

磁州重陽日集州守任公寧致堂

江濤 明經

書劍歸裝出太行滏陽城下宴重陽蓮房露冷荷衣
碎竹院風生菊蕊香官剩魚羹歌一曲客分鶴料酒
千觴無才愧作登高賦空飲茱萸醉錦堂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六

州守任公委同方嘉枚司訓分駐南北關煮粥
賑食饑民起癸亥十二月終甲子三月所活數

千人紀事

張太臨 磁州學正

溢民苦貧瘠豐年食不克何況連旱荒糠粃亦難供
木皮與草子採掇既已窮壯者走四方弱者委溝中
賢守切痾瘵秉心憂忡忡按籍給之錢慮爲奸吏蒙
爰謀糴粟穀南北貯元宮謂余課士暇委司賑濟功
清晨馳馬至指麾集衆傭盈困概大斛增竈起連凶
賁糜數十甕遠近聽鳴鐘盡來鳩鵠形老稚兼疲癯

掖之魚貫前滿實簞飄空雙捧誦功德一飽倚牆墉
矇已發其明聾已還其聰我公亦就食甘苦與民同
如此百餘日敷腴皆歡容菜麥漸有收給米以告終
病者起伏枕逃者回飄蓬所活數千指大哉補天工
四方襁負來皆欲依我公溢遂稱樂土闢地多春農
仁聲嗣召杜治績侷黃龔奏最輒上聞殷懷動九重
將用作霖雨四海無饑凶豈徒百里內婦子慶相逢

響堂寺

方孝標 侍讀學士

何處鐘聲出遠林響堂秋夜月沉沉太行青接峯頭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七

雨滢水澄環洞口陰百慮臥清高士夢孤燈詩伴老
僧吟曉來策杖山前路石上鏗訇有和音

清明日任鶴峯招集觀稼亭 方孝標

老去偏欣物候催擬攜壺榼藉莓苔忽逢刺史風流
會况值繁花雨歇開古澗遠通新岸水異鄉同泛故
園杯兒童拍手山公醉何處衰翁竝馬廻

過疑塚望銅雀臺

沈一揆 翰林院庶吉士

氣盡中原地羅衣舞故宮傷心身後語臨死失英雄

其二

日落歌聲歇淒涼午夜燈疑塚七十二何處是西陵
其三

紅粉何足重人來盡有詩北邙山下骨豈不及蛾眉

講武城渡漳水望三臺懷古 李以寧

阿瞞已吞袁冀州千乘萬騎臨漳流威行河北如虓
虎築城要害時講武經營巨麗摩青霄三臺樓閣何
岿堯祇今古渡餘荒壘一代繁華隨逝水可憐銅雀
久飛騰當時歌伎望西陵世人不悟粉黛假兼金猶
購鴛鴦瓦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八

前題

蔣元楷

講武城頭土岌岌講武城下水聲急水急風狂舟不
來渡口行人下馬立此地曹家全盛時雕戈鐵騎爭
相馳三臺閣道連霄漢橫槩憑陵日賦詩君王開讌
臨漳水洞房窈窕紛羅綺帶笑飲滿黃金卮千秋萬
歲終難已誰知劫火化飛塵迷離荒阜繞荆榛拋殘
瓦礫無顏色曾覆當年歌舞人

礪峯朝靄

任 塾 磁州知

香礪峯踞西山絕頂鼎形削立
晨朝遠望若有烟氣出其中

一峯形似削特立在遙空崕嶮兒孫輩乾坤俯仰中
吐雲天際白銜燒日邊紅不用頻搔首穹蒼路可通

其二

僊人焚寶鼎畱蹟步虛臺鶴喜孤烟繞龍驚片雨迴
秦封驕五嶽禹鑄鎮三臺我欲振衣上歌吟亦快哉

響堂晚鐘

鼓山當太行之麓洞壑空靈內有石遊人以袖拂之其聲如鼓上建刹日響堂靜夜鳴鐘四山應皆

烟岫離塵界雲林隱化城聞鐘驚刹現叩石詫山鳴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九十九

斜月孤峯逼輕風萬壑生倚筇當此際無復宦遊情

其二

鐘聲幽谷裏歷歷出重雲虛籟如相和流泉共一聞
無須聽梵唄已覺滌塵氛日日隨聲到輸他猿鶴羣

龍洞珠泉

黑龍洞泉出神鷹山下如珠湧地大小數十泓積爲巨浸土人導之成渠溉田千頃

石罅吐涓涓紛淪共一川爭光珠際月倒影鏡中天
橫藻隨流直傾漚到泐圓鳧雛漆繪景無數浴沙邊

其二

衆派一源分神功灌注存百陂魚衍族萬頃稻生孫
邀渡星槎泛催春水碓喧幾時脫塵鞅濯足臥雲根

賀蘭積雪

山爲宋賀蘭真人隱居因以得名雖無靈
峯絕壑而蜿蜒廿里積雪凝素亦屬奇觀

斜日雲沉壑迴風雪滿臺欲尋僊蛻看誰喝石門開
種玉畱遺璞燒丹積棄灰還疑人去後嶺樹祇寒梅

其二

沿山馬跡亂迷徑問關僧破壁村中火危橋石上冰
鶴歸羞腐鼠兔伏避饑鷹何自傳僊籙乘風亦上昇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一百

臺城烟雨

臺城昔趙王所築舊有靈臺坡陀
蹟多不存惟烟樹鬱蔥尙堪憑弔

王子何年去荒臺絕暮譙人耕歌舞地鴈度雨雲朝
路斷沙崩石堤傾水嚙橋猶餘淡樹色霸氣未全消

其二

遺蹟殘城裏人家古道傍田桑知世變巢鵲閱人忙
楊柳絲絲雨梧桐葉葉霜望中無限量一半在斜陽

官路荷花

出北門十里夾種菡萏葉香花色
與柳陰掩映行人每停轡不忍去

兩行楊柳下一里藕花鮮葉長侵橋路苗穿出稻田
紅姿晨弄日翠袖晚擎烟不惜香風送行人緩着鞭

其二

芙蓉雙港口映水似朝霞雨際聲兼色風前葉勝花
移來自南國笑應妾西家莫道此鄉陋相逢亦可誇

漳渡晴瀾

魏武帝講武城南爲漳河渡口水易泛溢常十
餘里晴瀾蕩漾東南望銅雀臺在烟樹杳靄中

去浪浮官艇清風起大河水花迎棹散山影戛舷多
人立當橫浦鷗眠占淺莎迴颿知快意時聽榜人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百一

其二

漳流兩岸侵孤日隱沉沉行役爭來往波濤自古今
馬嘶中渡急漁釣下流淡回首東南望銅臺起暮陰

滏橋秋月

橋跨滏水距南關半里許旁矚
林野多蕭疎之致於秋月更宜

虹橋長百尺吏散獨閒凭近市烟 合回潭月自澄
鳥驚城上柝魚躍岸傍燈欲看天河曉霜寒坐未能

其二

露下塵沾地天清月上垣倚闌人對影投釣水添痕

禾黍高低隴桑榆遠近村啓關方擾擾幽曠與誰論

磁署喜雪用溪西雞齊啼韻 任 塾

何處雲山是剡溪且尋瓊玉步牆西縞衣襲體還如
鶴寒粟盈肌乍似雞漸壓虬松千鬣偃平墳魚瓦萬
鱗齊閭閻幸有豐年兆尙念無衣幾處啼

和陶軒 任 塾

任子購得名賢祝希哲所書和陶飲
酒詩真蹟嘗展玩於此遂以名軒

淵明稱酒聖希哲亦飲豪和陶誠不愧吾當和和陶
勿拜亭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百一

亭前有石欲傲海嶽之呼爲石丈
具袍笏拜之恐未免捧心之誚

何以堪呼丈踞受米芾拜不拜亦不呼吾但學其介

小浮山

皖之浮山有三十六巖空靈奇峭
此石差堪擬似而小因以名之

浮山在皖境生平祇夢遊一峯忽飛來招我如歸休

蕉舫

小浮之前有橫軒若扁舟然任子嘗
坐而假寐因悟蕉鹿之夢題曰蕉舫

蕉鹿眞疑夢槐蟻夢疑眞忽漫疑情釋舉頭月一輪

掌園

言僅如掌之大又其平如
掌也列樹新柳六七株

小園不盈畝五柳種有餘綠樹斜陽裏移牀好讀書

濯蟾池

池之水其清印
月可憑欄而窺

蟾質本瑩然無須用其濯以濯翫蟾者清襟共碧落

立秋後二日蔣膺若招同諸友郭外看荷花憩

觀稼亭納涼卽事四首 李以寧

出城騁望便蕭森處處秋光快客心聯騎幾人揆野
色長堤一徑入疎陰芙蕖粉褪紅猶鞞荇藻風牽綠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百三

未沉聞說前村烟水濶拏芳更踏曉雲淡

其二

經時官舍隔雲嵐節序潛移竟未諳十里溪流環郭
北一方風景認江南稻塍蒲堰通危杓犢棚鳧汀傍
小菴幽事行行應領畧不妨樹下暫停驂

其三

山莊曲曲碧玻璃受享荷風總不知淺白淡紅花漱
灑長青短翠柳參差惜無蚱蜢搖漁港恰有蜻蛉上
釣絲林外遙岑睂嫵露芒屨竹杖更何時

其四

觀稼亭前繞細流
蒹葭夾岸似蒼洲
道傍人影穿殘暑
天半蟬聲咽早秋
偶得餘閒聊命酌
豈知勝地可消愁
諸君河朔懷須曠
莫負同來永日遊

前題和韻

蔣元楷

滏陽郭外樹森森
路向長堤足賞心
烟隔千村畱曉霧
雲垂兩岸接輕陰
金飈乍響花猶盛
玉井初開粉未沉
漫羨濂溪曾有說
臨流余亦愛幽深

其二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百四

一抹遙峯帶曉嵐
此中名蹟幾人諳
征塵漠漠通畿北
垂柳依依似漢南
農舍曲藏花外徑
郵亭半隱樹間菴
坡陀幽折揆無盡
若坐籃輿勝駕駟

其三

銀塘上下映琉璃
水面風來香自知
影動芳叢紅苒苒
菰漂密葉綠差差
酒筒斜屈傾荷蓋
心緒棼抽吐藕絲
小倚林邊忘溽暑
披襟還待夕陽時

其四

萑葦紛披蘸淺流
紅蕖處處擁芳洲
松濤聲發偏宜

醉竹檻涼來始覺秋閒步謳吟皆自得曠觀俯仰更
何愁追隨竟日饒清興願與先生紀盛遊

磁州道上

廖鳳徵 華亭人

夾岸垂楊四十里方塘似鏡藕花香前汀一鴈驚飛
起人坐紅橋古寺傍

過滏陽不及晤蔣使君試可辱餉酒誄以詩

廖鳳徵 樾阡

題壁蒼茫問昔游遙林古驛載塗謳未容二仲窺三
徑且許孤尊遣四愁竹肉秋清同燕座 謂瑯琊公席 冰霜

磁州志

卷之十七 詩

百五

月曉動征裘思君材器眞方面 玉輦巡行報最優

抵漁洋

廖鳳徵 一字亭湖

歷歷滏陽樹迢迢漳水梁孤村斷人跡隻堠轉沙岡
鴉噪晚雲白馬嘶秋草黃今宵寒館月歸夢遶江鄉

